

筆記小說大觀

錄

虞初新志

清張山來著

第四冊

進步書局校印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mirror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due to low resolution and bleed-through.

虞初新志卷十二

清 新安張湖山來輯

邵士梅傳

陸鳴珂次山

邵士梅號暉暉。山東濟寧州人也。其前身為高小槐。本高家莊人。向充里正。急公守法。不苛索民間一錢。病革時。見二青衣人。如公差狀。令謹閉其目。挾與俱行。行甚捷。惟聞耳邊風濤聲。少頃。至一室。青衣已去。目頓開。第見二嫗侍房帷間。則已托生在邵門矣。口不能言。心輒自念。覺目中所見棟宇器物。驟然改觀。即手足髮膚。何似非故我也。至二三歲。能言時。輒云欲往高家莊。高家莊云。父母怪而叱之曰。兒妄矣。高家莊安在。及出就外傳。間以語傳。傳曰。此子前身事宜秘之。遂不復言。己亥成進士。改授登州邵博。適奉臺檄。署篆棲霞道經高家莊市井室。廬宛然如昨。因集土人而問之曰。此地曾有高小槐乎。曰有之。去世已歷年所矣。及詢其沒時月日。與士梅生辰無異。遂告之。故覓其子。一物故。一他出。惟一女適人。相距里許。呼與語。語及少時。膝下事甚了了。并訪里中諸故老。其一尚存。皤皤黃髮。年九十餘矣。相見道故。舊懽若平生。士梅因恍然有得。半生疑案。從此冰消。乃賦詩云。兩世頓開生死路。一身會作

古今人遂捐貲置產厚卹其家。後俸滿量移。作令吳江。吳中人士咸傳其事。余初未之信也。適登州明經李曰白。胞弟曰桂。為余同年。使道過訪。余偶言及。曰白曰。得非我登州邵嶧暉先生子。其事甚真。余所稔聞。因述邵在登時。嘗以語同官李蘆。蘆以語曰白者。縷悉如此。余稍銓次其語。為立小傳。夫高小槐一里正。耳片善之積。尚能死無宿孽。生得成名。况其他哉。雲間野史陸鳴珂撰。時康熙七年五月晦日也。

張山來曰。觀里正之善者。其福報如此。其惡者。來生從可知矣。

彭望祖傳

陳鼎定九

彭望祖名遠。江西人。幼端方。沉靜寡言笑。弱冠舉諸生。從師讀書西山草庵中。冬月有道士衣單麻衣。冒大雪來求宿。忽病足不能起。望祖憐之。日分飲食奉之。三年道士足愈。起謝曰。吾受郎君惠厚矣。無以報出。丹書三卷授之。曰。讀之可證飛仙。遂去。不復見。望祖得其書。熟讀之。明亡。棄舉子業。來遊江南。順治中。京口明經張行貞。延為孺子句讀師。賓主甚相歡。他日飲青梅下。行貞感言閩粵鮮荔之美。恨不得啖。望祖曰。是固無難致也。行貞曰。噫。先生何云不難哉。固無論山川險阻。第相去數千里。即使策駿馬乘傳。日夜兼程。行至此亦稿矣。望祖唯唯。抵暮行。貞入。望祖命童子灑

掃書舍。庀香具法壇。戒童子先寢。童子慧怪之。假寐竊起。窺望祖於篋中。取草龍一具。祭於壇。須臾龍忽蠕然。鱗甲爪牙皆動。望祖乘之騰去。不半夜歸矣。龍兩角掛纍纍。皆鮮荔也。乃撤壇收草龍置篋中。而東方已白。呼童子起進之。行負大駭。詰童子童子具以告。於是行貞知望祖有神術。謹事之。歲餘望祖忽於午夜出。草龍收行。旅琴劍書篋掛於上。乘之而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神仙固多幻術也。往往以幻術遊戲人間。第無緣值之耳。或曰。望祖持術士耳。非神仙也。雖然。數千里不半夜而往還。即謂之神仙也。亦宜。

張山來曰。余嘗羨左慈於孟中釣松江四腮鱸魚。今望祖尚有藉於草龍。猶覺遜一籌也。

程弱文傳

羅坤宏載

弱文程氏名璋。歛人程某之女也。其母夢吞花葉而生。幼極穎慧。九歲即好弄翰墨。工詩文。日摹曹娥麻姑諸帖。書法尤稱精楷。性復喜植花。更愛花葉。能於如錢蓮葉。熨製為箋。書心經一卷。及筭。適里人方元白。伉儷甚歡。元白偕友人吳某。作客廣陵。弱文憂形顏色。不能自已。嘗作詩文。緘寄元白。元白開緘。輒閉戶歛。愴惋累日。一

日平頭復持緘至。友人伺其出。私啟視之。乃製新柳葉二片。翠碧如生。各書絕句一首。其一曰。楊柳葉青青。上有相思紋。與君隔千里。因風猶見君。其二曰。柳葉青復黃。君子重顏色。一朝風露寒。棄捐安可測。又有染說一篇。原愁一則。寄元白。文情綿惻。媚楚動人。年二十一而卒。著有文集數卷。歎人有傳之者。元白傷悼過情。終不復娶。亦不復作客。遂入天台山。為名僧焉。

張山來曰。吾邑有此閨秀。當訪購其集。而表章之。

辟衣道人傳

陳鼎定九

辟衣道人祝巢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以文名。明亡。遂棄制藝。為醫。自號辟衣道人。得仙傳。瘍鑿。凡諸惡瘡。敷其藥少許。即愈。人或斷脛折臂者。請治之。無不完。若刳腹洗腸。破腦濯髓。則如華陀之神。里有被賊斷頭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為我請來。家人曰。郎君何妄也。頭不連項矣。彼即有返魂丹。烏能合。既離之。形骸哉。其子固強之。而後行。既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斷。身尚有暖氣。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尚可以治。急以銀鍼。紉其頭於項。既合。塗以末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煎人參湯。雜他藥。啟其蓋。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

逾一晝夜則出聲矣。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

外史氏曰。世稱華陀為神醫。能破腦剜臂。然未聞其能活既殺之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於陀耶。孰謂後世無畸人哉。

張山來曰。理之所必無。事之所或有。存此以廣異聞可耳。

又曰。使我得遇此公。便當以師事之。

劉醫記

陳玉璣 椒峯

劉雲山。萬曆間醫也。然當時其術未行。身死三十七年而名始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客曰。杭州巨室某者。子患惡疾。垂斃。其家已環而哭之。有一醫突至。曰。我劉雲山也。視畢而病者愈。贈以金。不受去。曰。他日晤我於毗陵城之司徒廟巷。踰月。巨室子果至。覓雲山。巷之老人曰。子謬矣。雲山死且三十七年矣。然雲山生時信鬼神。曾夢授斯廟之神。募錢尚書地以廣其祠宇。因自為像於神旁。其形容尚。可識也。巨室子躍入。驚顧駭愕。抱其像。哭泣而去。由是吾郡之人。觀者拜者。祭禱者。奔走無

虛日亦復有驗。陳子聞之曰：異哉！理可信哉！雖然，使雲山之術得展於生時，吾固知雲山之志可畢也。乃負其術而不遇其時，此雲山之所以至死而猶不肯泯沒者乎？雖其事近於荒唐怪異，君子亦當憫其志而姑信之也。康熙四年三月某日記。

張山來曰：藝術果精，其為神也固宜。

湖壩雜記

陸次雲雲士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吳越王夢十八巨人，而範其像。南宋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覆之以田字殿，殊容異態，無一雷同。焚香者按己年齒，隨意數之，遇愁者愁，遇喜者喜。按羅漢之異，不止一端。煙霞洞後石壁有石羅漢六尊，亦見夢於吳越王。乞完聚同氣，王為補刻其十二。又願雲現果錄載：明時休寧趙賈出海病疽，同舟者棄之窮島。趙甦，匍匐至一大寺，見有異僧，問彼沙彌，知為羅漢。賈向一僧求其送歸。僧曰：可入袖中。即越海擲賈室中。飄然竟去。賈還，捐資造建初寺，畫神僧之事於壁，以彰佛力。又明季太倉有一巨姓，老年無子，齋十萬八千僧，訖有十八異僧復來求食。家僮拒之。一僧竟入堂中，以指濡唾作行書，書其几曰：十八高人特地來，謂言齋罷莫徘徊。善根雖種無餘澤，連理枝頭花未開。隨書隨成金字。家僮驚報，主人急

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几積誠一載。忽見未字。轉動自下而上。竟成半字。遂得一女。

明末淨寺一僧嘗晝寢。夢伽藍語之曰。有張姓新貴人至矣。急迎之。僧驚寤。旋往山門物色。見一書生倚松太息。僧詢之曰。君得無張姓某名乎。書生曰。然。僧急拉之曰。新貴人盍過我。書生急謝曰。公勿誤我。乃不取科舉秀士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諸試俱畢。無計觀場。過此排悶。安得為新貴人耶。僧曰。君之為新貴人。神告之矣。未錄科易事耳。吾為爾續取書生曰。續取須金。僧曰。吾為若輸金。書生曰。吾觀場無費。不如休也。僧曰。吾為若措費。第得科名後無相忘足矣。書生曰。斯何敢。僧續名為投卷。市參授餐。僦寓場事畢。又為卜筮於伽藍。得大吉。益喜躍。榜將發。拉書生曰。君候放榜。當必在我舍。書生曰。公無慮。我捨公。將安歸。於是轟飲徹夜。將旦。僧先入城觀揭榜。果見姓名高列矣。馳歸拉生赴宴。至則再視。視上名。雖是而籍則非。相顧錯愕。生甚慚。而僧甚悔。各不復顧。分道歎息而去。

張山來曰。此當是寺僧平時勢利炎涼。故伽藍惡而戲之耳。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為某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國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啼。

惟聞木魚聲則暫止。有聲自空中來。或遠或邇。王命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遙。渡海而南。傾耳清聽。得之於武林鏡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宣貝葉。擊魚按節。梵韻清揚。使者敬禮僧前。請涉朝鮮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云何。使告以故。且曰。其臂間湛然有佛無靈字。佛之所賜。而題識謂之無靈。此何說歟。僧曰。異哉。為爾往視。渡海見王。王出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領之。王異之。問何故。僧曰。王之世子。吾師也。吾師曾為比丘矣。其先蓋與夫也。肩輿得金。自給之外。每以餘資投井底。積既久。金益多出。金建刹於湖上。遂為釋。吾欽其德。為之徒。乃師一年跛。明年盲。三年為雷擊以死。吾深不平。因濡筆題佛無靈字於其臂。孰意其生於此歟。王曰。審如是乎。佛有靈矣。彼種種者。安知非夙生之孽。併報一世而後償。其善果乎。因為建寺於其舊地。顏曰高麗。且進金塔以表奇。因誌失載。碑不存矣。余紀其畧以貽主僧。今寺惟無殿梁尚在。人比之魯靈光云。

張山來曰。使其徒不於臂間書佛無靈三字。則佛竟無靈矣。

三茅觀。踞吳山之最勝。按茅山誌。記茅君示現以雲氣為衣服。而不辨眉目。一道士曾於觀前見一幻影。與此說符。是靈奇不獨茅山矣。觀中張山半曾來寄跡。故於其

左肖三丰像。建三仙閣。中坐仙。平平且。左立仙。首戴笠。玉質亭亭。扶杖欲出。右睡仙。側卧覆衾。曲肱加枕。如得五龍蟄法。而呼吸有聲也。其境不凡。故仙踪恒集。萬曆時。有凌姓醫者。事仙最虔。每以鍼術施人。而不學學於利者。通觀中見羣乞兒席地會飲。候值隆冬。同雲欲雪。丐者且袒臂裸襟。握拳射覆。凌異而視之。丐者投以一嚮。凌曰。吾不如。酌以一盞。凌曰。吾不飲。問何故。曰。以奉仙故。一丐曰。勿強之。我輩醉宜歸矣。飄然而散。所遺在地數荷葉。鮮翠如盤。似傾露珠。而新出水者。凌思木葉盡脫時。焉得有此。丐者殆真仙。而以此貽我也。拜而收之。珍藏什襲。每行鍼。先以鍼鍼葉上。療疾即愈。人擬之徐秋夫。至今其裔以鍼名世。

一畝田。在武林門內。有誰菴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夕焚修。誦經不急。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窺於梁。嗣後每叩魚聲。其鼠即至。漸乃由梁及戶。由戶及几。僧呼鼠子。爾來聽經耶。鼠即點頭。首蹲伏。金經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為常。如是踰年。一日者。復來聽經。經畢。向僧如作禮狀。禮畢。寂然不動。僧撫之曰。爾圓寂耶。已涅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梅檀香。僧為製一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禮。

張山來曰。余亦曾於講院聽經。竟不解所謂。而婦人女子。見其作點頭會意狀。殊

不可解。然異類往往能之。則婦人女子聽經會意。又不足奇矣。

吳山之最勝者。曰紫陽山。徑曲奧石瓊瓏。洞幽閒水潺湲。巖秀刻。故米芾書其石曰。吳山第一峰。仙境也。真仙出焉。宋嘉定間。有丁野鶴者。全真其處。山麓有善姓。恒齋丁。一日丁受齋。不即去。忽有無賴子數輩。掖一垂斃乞兒。投其家。眾急走無何乞兒斃矣。善姓違急。丁曰。無恐。盍閉我於靜室。聞彈指聲。方出。俄而無賴之眾復轟然集矣。聲以斃命。裂眦攘臂。正欲劫其資。而斃者倏然自地起。趨出戶。眾呼之。不應。拉之不止。追之不可及也。歸於無賴之家。復告斃。眾錯愕。急散去。而丁彈指出室中。謝善姓。不復至矣。人由是知丁之奇。未幾。召其妻王。守素。付偈與別。曰。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抱膝而逝。守素遂漆其屍。遺蛻尚在。不異生平。其妻後亦證道云。

張山來曰。此日假人命最多。安得丁仙徧滿人間也。

崇禎末年。有江右客。寓珠寶巷。携一硃盒。中藏碧草一本。上有生就小龍。其大如指。長踰三寸。光似淡金。鱗角爪牙。無一不備。猶枝盤繞。氣色如新。博物者不知其所從出。時潞王播越在浙。售其府中。按潞王名敬一。精通釋典。名潞佛子。工書善畫。尤精

於蘭。至今有石刻留虎跑寺。製為潞琴。前委兩角。材最精良。其府中頗蓄異物。有沸水石。有竹節盆。其大如輪。有純陽像。乃仙筆也。風右則鬚飄而左。風左則鬚飄而右。有舍利一顆。晦夜放光。視其燥溼。可占晴雨。有四面觀音一尊。得之大蟹腹中者。王之繡佛長齋。從剖蟹得佛像始。而後陵谷變遷。不知其烏有矣。

潘司治前有百獅池。甚深廣。順治八年季冬。群兒繞欄嬉戲。忽見赤蟹浮於池上。共訝嚴寒。焉得有此。遂鈎取之。有囊吞鈎而起。舉之甚重。視之一肢解人也。急報潘伯。潘伯陳姓曰。蟹具八足。此間豈有行八之人。與名八之地乎。一卒曰。去司不遠。八足子巷中有丁八。潘伯曰。逮捕之。至則遁矣。廉得巷中有皮匠婦。與丁八有私。而匠復數日不見。鄰人疑而舉之。捕匠婦。一訊而伏。誠與丁八成謀。以皮刀磔匠而沈之。池將偕奔而未迨也。獄成。究不得八。潘伯旋開府。粵西偶至一山寺。寺僧具迎。隨開府者一童子。忽執一僧曰。殺人丁八在是矣。僧失色。開府曰。若安識之。童子曰。余鄰也。雖變服而貌不可變。童子蓋浙人。而挈之以適粵者也。既得八。械送之浙。同伏法。窮兇冤債。雖髡髮萬里之外。其能避乎。

武林山之最高者。獨推五雲。惟高斯寒。故宋時山僧。每在臘前進雪。崇禎癸未。時當

重九有數書生約登此山以作龍山之會。賈勇而上。休息廟中。為時正早。廟祀五通之神。一生戲拈神筮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筮語咎以不能。書生睨視皆粲。大笑曰。何神之有靈。刻尚未午。而云我輩不得歸家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鯽游泳。迥異凡魚。書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手中。潑刺又去。書生以必得為期。脫衣作網。濡手沾足。良久得之。貫以柳枝。携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東山。禁門扃鑰矣。因命童子烹魚取醉。遣此良夜。童子謂魚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薪益火。而其游如故。又加踴躍。有碎釜聲。書生急往視之。儼然魚也。取出乃木筮耳。因共驚悔。翌日歸苑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超山在臯亭山北。山不深而穴虎。順治十八年冬月。有僧聞虎嘯。欲拽杖往伏之。竟為所噬。其徒延虎師捕虎。師江右人。捕虎有年矣。初造阱。即知當獲七虎。每獲一虎。鄉人贈之以金。其法以羊置阱中。鳴以相誘。煮青螺斗許。徧撒山隅。虎至。俛鬼導之。俛見螺。貪剔螺肉。忘為虎護。虎遂孤行。即誤入阱。虎師遂束之以歸。蓋僧之徒。隔山遙望。所見如此。越月師云。今日當獲第七虎矣。鄉人益以金為贈。師懷金縱步。往視虎在阱中。大吼一聲。猛如霹靂。忽阱外二伏虎。自草中起。各銜師一足。中裂其體而

去。夫擒虎乃社害也。虎宜不能與師讐。而卒為之害者。意者有社害之心。而因之以為利歟。吁。嗟。虎師知虎之死於阱中。不知己亦殉於阱外也。

張山來曰。人為虎所食。其鬼為偃。理應仇虎。乃不惟不仇之而已。而反為之用。何耶。吾鄉素多虎。獵師亦必以餌誘偃。然未聞其為虎所害也。

看花迹異記

王 暉丹麓

湖墅西偏。有沈氏園。茂才衡玉之別業也。茂才性愛花。自號花遊園。故多植古桂老梅。玉蘭海棠木芙蓉之屬。而牡丹尤盛。疊石為山。高下互映。開時熒熒如列星。又如日中張五色錦。光彩奪目。遠近士女游觀者。日以百數。三月十八日。予亦往觀。徘徊其下。日暮不忍歸。主人留飲。飲竟。月已上東牆矣。主人別去。予就宿廊側。靜夜獨坐。清風徐來。起步階前。花影零亂。芳香襲人。衣裾幾不復知。身在人世。俄見女子。白石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予驚問。女曰。妾乃魏夫人弟子。黃令徵以善種花。謂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遣相迓。予隨問。夫人隸何事。曰。隸春工。凡天下草木花片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於此賦形焉。然則何為見重也。曰。君至當自知。因促予行。予不得已。隨之去。移步從太湖石後。便非復向路。清溪夾岸。茂林翁鬱。沿溪行。里許。

但覺烟霧溟濛。芳菲滿目。人間四季花同時。開放畧盡。稍前一樹。高大餘。花極爛熳。有三女子。紅裳艷麗。偕游樹下。見客亦不避。予歎息良久。花姑曰。此鶴林寺杜鵑也。自殿七七催開後。即移植此。又行數里。一望皆梅。紅白相間。綠萼倍之。當感處有一亭。榜曰梅亭。亭內有一美人。淡粧雅度。徙倚花側。予流盼移時。幾不能舉步。花姑曰。奈何爾。此是梅妃。梅亭二字。猶是上皇手書。幸妃性柔緩。不爾恐獲罪。予笑謝乃已。行至一山。巖壑爭秀。花卉殆與常異。聽枝上鳥語。如鼓笙簧。漸見朱甍碧瓦。殿閣參差。兩度石橋。乃抵其處。相厥棟宇。侈於王者。傍有二司如官署。右曰太醫院。予大驚訝。問花姑曰。此處亦須太醫耶。花姑笑曰。乃蘇直耳。善治花瘡者。能腴病者。能安。故命為花木醫。其左曰太師府。何曰此洛人宋仲儒所居也。名單父。善吟詩。亦能種植。藝牡丹術。凡變易千種。人不能測。上皇嘗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兩。內人皆呼花師。故至今仍其稱。入門由西街行百步餘。側有小苑。畫檻雕欄。予遽欲進內。花姑慮夫人待久。不令入。予再三強之。方許。及階。見一花合蒂。濃艷芬馥。染襟袖不散。庭中有美女。特復取嗅之。腰肢纖情。多憨態。予不敢熟視。花姑曰。君識是花否。予曰。不識也。曰。此產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之。以貢煬帝。會軍駕適至。爰

賜名迎輦花暎之能令人清酒兼能忘睡予曰然則所見美女其司花女袁寶兒耶
花姑曰然遂出復由中道過大殿殿角遇二少婦皆靚粧迎且笑曰來何暮也花姑
亟問夫人何在曰在內殿觀諸美人歌舞奏樂為樂客既至當入報夫人予遽止之
曰姑少俟諸美人可得竊窺乎二婦笑曰可謂花姑汝且陪君子我二人候樂畢相
延也去後予乃問花姑一婦為誰曰一婦本李鄴侯公子妾衣青者曰綠絲衣緋者曰
醉桃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夫人以是錄入近侍遂引予至殿前簾外見絲竹雜陳聲
容備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撥髮舉袂直奏曼聲覺絲竹之音不能遏既而廣場
寂寂若無一人予聞之不勝驚歎花姑曰此永新歌所謂歌值千金正斯人也語未
畢聞簾內宣王生入予斂容整衣而進望殿上夫人丰儀綽約衣絳綃衣冠翠翹冠
珠璫玉佩如后妃狀侍女數十輩亦皆妖麗絕人予再拜命予起曰汝見諸美女乎
予謝不敢夫人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見此緣殊不淺向
汝作戒折花文已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子益遜謝旋命坐進百花膏夫人
顧左右曰王生遠至汝輩何以樂嘉賓之心有一女亭亭玉立抱琴請曰妾願撫琴
一聲繞動四座無言冷冷然撫遍七絃直令萬木澄幽江月為白夫人稱善曰昔于

頓嘗令客彈琴。且嫂審聲嘆曰：三分中一分箏，二分琵琶，絕無琴韻。今聽盧女彈一絃能清一心，不數秀奴七七矣。因呼太真奏琵琶。予聞呼太真，私意當日稱為解語花。又曰：海棠睡未醒，不料邂逅於此，乃見一人，纖腰修眸，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容色絕麗，抱琵琶奏之，音韻淒清，飄出雲外。予復請搗箏，夫人笑曰：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君獨請此情見乎？辭矣。顧諸女輩曰：誰擅此技？皆曰：第一等手，無如薛瓊。瓊尋有一女，着淡紅衫子，繫研羅裙，手捧一器，上圓下平，中空絃柱十二。予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即箏也。頃乃調宮商於促柱，轉妙音於繁絃，始憶崔懷寶詩：良非虛語，曲纔終。又有一女，抱一器似琵琶而圓者，其形象月，彈之其聲如琴，音韻清明。予又不辨何物，但微顧是女，手紋隱處如紅線。夫人察余意，指示予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紅線善。此子方知是女，即紅線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渾忘却汝，汝有絕技，何不令嘉客得聞？予起視，見一美人含情不語，嬌倚屏間。聞夫人語，微笑。予遂問夫人：是女云誰？夫人曰：此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也。能彈臥琴，後為明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聞者莫不動容。已持一器，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於懷中，兩齋奏之，果如夫人言。俄有一女跨丹鳳至，諸女輩咸曰：吹簫女來矣。女謂夫人曰：聞夫人延客，弄玉

願獻新聲。夫人請使吹之。一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翔。便冉冉乘雲而去。耳畔猶聞嗚嗚聲。細察之。已非簫矣。別一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媚橫吹玉笛。極要眇可聽。夫人曰。誰人私弄笛。諸女輩報曰。石家兒綠珠。夫人命亟出見客。女伴數促不肯前。中一女亦具國色。乃曰。兒亦善笛。何必爾也。綠珠聞之。怒曰。阿紀敢與我較短長耶。我終身事李倫。不似汝謝仁祖。歿遂嫁郝曇。不以汗顏。翻逞微技。是女羞憤無一言。夫人不懌。命止樂。忽有嚀喉一歌。聲出於朝霞之上。執板當席。顧盼撩人。夫人喜曰。久不聞念奴歌。今益足暢人懷。念奴曰。妾何足言。使麗娟發聲。妾成愴矣。夫人指曰。麗娟體弱。不勝衣。恐不耐歌。予見其年僅十四五。玉膚柔軟。吹氣勝蘭。舉步珊珊。疑骨節自鳴。乃曰。對嘉賓。豈能辭醜。因唱迴風曲。庭葉翻落如秋。予但喚奈何而已。麗娟曰。君尚未見絳樹也。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每欲效之。竟不測其術。夫人曰。絳樹術雖異。恐無能勝予。吾且欲與王生觀絳樹舞。乃見飛舞回旋。有凌雲態。信妙舞莫巧於絳樹也。絳樹謂麗娟曰。汝欲效吾歌不得。吾欲學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漢武嘗以吸花絲錦。賜麗娟作舞衣。春暮宴於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謂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為。

王生演之。麗娟復起舞。舞態愈媚。弟恐臨風吹去。忽聞雞鳴。予起別。夫人曰。後會尚有期。慎自愛。仍命花姑送予行。視諸美人。皆有戀戀不忍別之色。予亦不知涕之何從也。花姑引予從間道出。路頗崎嶇。回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見曉星欲落。斜月橫窗。花影翻階。翻然若顧予而笑。露坐石上。憶所見聞。恍如隔世。因慨天下事大率類是。故記之。時康熙戊申三月。

袁擇菴曰。具三十分才情。方能有此撰述。若有才無情。則不真。有情無才。則不暢。讀竟始服其能。

李湘北曰。此丹麓戒折花文。絕妙注疏也。將千古艷魂和盤托出。笑語如生。不數文成將軍之於李夫人。臨邛道士之於楊玉環矣。

徐竹逸曰。逸興如落花依草。可補虞初志艷異編之所未備。文心九曲。幾欲佔盡風流。

張山來曰。予嘗謂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領畧定饒逸趣。以愛美之心愛花。則護惜別有深情。丹麓惜花如命。固應有此奇遇。

又曰。向讀艷異諸書。見花妖月姊。往往於文士有緣。心竊慕之。恨生平未之遇也。

今讀此記益令我神往矣。

孝犬傳

陳鼎定九

孝犬廣東莞縣隱士陳恭隱家牝犬也色白而尾髯四足皆黑恭隱痛父死國難矢志不進取隱居山中以吟飲自縱不與時人通此犬隨恭隱未嘗須臾離每出則犬先行數百步若以為導者遇豺狼蛇虎則亟返嚙恭隱衣袂曳之還若不使前者恭隱悟即旋犬又隨後離數十步作大聲嗥若以為衛者以是為常夜則於廬舍前後巡且吠達旦不少休數年犬一乳五子皆壯既長恭隱分贈前後左右鄰家畜皆能司門戶不怠初分之歲餘母犬日往各家視乳犬一週若訓之勤者有食乳犬輒讓母犬食乳犬既壯母犬即不往視而乳犬每早輒齊來恭隱家視母犬又數年母犬病癩瘦將死乳犬日齊來爭與母犬舐癩遂愈每至元旦五乳犬輒齊來遶母犬搖尾若為母犬賀歲狀後母犬死五乳犬皆哀號不止恭隱憫之瘞之後山五乳犬每早輒齊往瘞處號如是者數年不輟

外史氏曰世之人能以酒食養父母輒自詡曰孝且有德色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其難者敬耳觀茲五大之慇懃其母故矣哉嗚呼世之犬不若者眾矣

張山來曰。義犬事甚多。不勝其載。今此犬獨以孝聞。故特存之。

清新安張潮山采輯

曼殊別誌書錄

毛奇齡大可

曼殊豐臺賣花翁女

陳檢討維崧序云疎籬織處青門種樹之翁藏龍携來編袂賣花之姬汪主事懋麟詩云荒村倚婢賣花回補屋牽蘿曉鏡開

怪底紅顏如芍藥妾家生小住豐臺汪春坊撰詩云春到長安芍藥開尋花曾一到豐臺自從解語歸金谷不是花時客也來張學士英詩云聞說豐臺住小姑百

環新醫世應無又添一段生時母夢鄰嫗以白花一當也一根寄使賣其前鄰奶奶廟

也後鄰錢氏疑昔者乃錢氏嫗因名阿錢周賢善清原續長恨歌云張家小女名阿錢種花家住豐臺側生成骨格一枝香

酌衣裳花色阿錢慧甚能效百鳥音京城販兜推貨車行叫賣唵啣不可辨阿錢遙聞便

知之十歲前村學針線把翦即能刻花種人獸不構譜儼熟習者客有以千錢購番

繡播燈於前村家阿錢方學繡立應之去既長色白目有曼光十指類削玉黝髮委

地可鑑續長恨歌云十枝春笋扶釵出一寸橫波入鸞流銀蒜雙雙垂絲索曉日瞳

後香雲散腸斷才梳頭作十種名最上以髮緋縮作連環百結蟠頂前名百環髻留

春山一掃青圖自序云飾予生平所梳百環髻王舍人嗣槐詩云東風吹羅衣空圍自搖曳採

將千種花攏作百環髻續長恨歌云八幅湘裙初拂地百環雲髻早宜春方編修

象英詩云自製新妝號百環春風搖漾畫圖間無端夢逐空王去波絕豐臺舊日山

一段香。○喬侍讀詩云百環髻就玉為神。別有環顧性貞靜十二從廟歸路人觀者華頰好春斜倚青山長不掃有誰堪作畫眉人。

噴噴稱好姑則大慍歸不再出予來京師益都夫子為予謀買妾有以阿錢言者豫

遣二世兄往視不許。吳文學闡思詩云爭似豐臺解語花臉波春色襯朝霞盈盈碧

但對名花引興長莫道小家。先是不愛青齊宰相家。○喬侍讀詩云村庄無復住東牆

劉碧玉一生不嫁汝南王。先是阿錢病西山尼師過其門咨嗟曰阿錢不年不宜

為人妻或曰為小妻即免遂決計作妾然往請者率驕貴深不自顧及二世兄往謂

猶是相公家也越數日予親往詢余喜甚且有謬譽予善文者。李檢討登中詩云守

夫不惜充下陳但願嫁通儒毛郎富文史作賦遇三都。○續長恨歌云紛紛梁肉皆

塵土不願將身入朱戶蘭生空谷人自知噴噴張家有賢女毛君一賦奏凌雲柱下

才名天下聞。○龍檢討爨詩云湘湖詞客毛先生日昨捧檄來燕京子虛賦獻官侍

從閨中兒女皆知名。○李中允鑑詩云毛子鑿坡彥文筆五色鮮造訪出花下驚鴻何

緣翩翩豈有十斛珠乃訂三生是夜予夢大士取奩中花手授予次日插戴北方以下

○續長恨歌云疎籬野徑多開暇落花無人碧聽夜天然芳潔不由人優鉢曇花是

化身。○胡文學渭生詩云媒氏新傳玉帳音定情何用百黃金廉前一見如相識為

插花遮遞到豐臺相廉一控春如海萬朵花光入座來其母兄與其母疑子年大又

貧且相傳婦妒欲悔之阿錢不然。○縞袍之色况乎桓家郎主性極矜嚴吳國夫人理

多貴倨王茂宏將膺九錫時來悠謬之談劉孝標永憾三同屬有紛紜之論而乃情

堅一諾面許三生。○續長恨歌云相國馮公重古風為訪名姝到章曲章曲春花爛

漫生求婚三唱踏莎行忽傳婦妒幾中止官貧復恐離鄉里阿錢却喜嫁才人及娶

委身情願同生死。○劉文學錫旦詩云夢授一枝和露種肯教連理被雲遮。

檢討陳君就予飲更名曼殊曼殊者佛花也汪主事詩云昨宵夢乞楊枝露從此更

曾學劉貞之平視屏前乍見遽訝天人燭下潛窺已驚絕世值此同官之被酒屢為

愛妾以徵名以姬夙悟靜因親耽禪喜遂傍樞夫梵夾筆錫之以曼殊○姜州丞啟

詩云曼陀花散列人間色相端然菩薩髮○蔡修撰升元月上紗牕夜烏啼詞云檀

心蕙質玉亭亭解語識迦陵慈雲一滴揚枝露訂三生却向天花落處認前身○續

長恨歌云同官往往停駒御欲拜青娥不曼殊既歸執擊即願從學取書觀有悟才

能去迦陵太史為徵名曼殊本在西來處○黃門辰旦傳云檢討善詩文能

把筆即能畫字其字每類予見者輒謂予假為之○黃門辰旦傳云檢討善詩文能

○方編修詩云夫子江東早擅名學書學字儘聰明○吳文學陳琰詩云學書不學衛

夫人別有簪花體格新字怪拈毫似夫墳燕釵作費仿來真○施侍讀閔章詩云夫

人才把筆便作逸少字如此好夫婿何處不可○朱嘗為予書刺早起呵凍連作

十餘刺心痛遽罷陳序云於是雜弄簡編開親文史畫眉樓畔即是書林傅粉房中

街縹碧釵輕戲作門生之贊○張檢討鴻烈詩云暫見仙姝漫七年每聞素腕寫鸞

戲○潘檢討未詩云學得簪花字體新蠻牋十幅簇芳茵修成外傳多情思為有燈

刺銀牀想挈壺曼陀花一朶看向日邊枯○子生平好歌至是酒後歌每歌必請予復

之三復則已能矣按邦度節絲黍不得爽尤喜歌真定夫子祝家園詞梁司農夫子

向賞心樂事祝家園裏○馮太傅夫子長歌云從來繡閣惜娉婷紅牙欲按聲轉停

聞君雅擅周郎顧妾若歌詩君細聽○續長恨歌云學書便仿簪花格偷曲初成按

拍時○又云拙宦中年何草草但看曼殊愁頓掃酒闌一唱祝家詞溫柔鄉裏真堪

老冰絃檀板兩怡然花底徵歌月底眠○田編修雲詩云百縮雲鬟巧樣成淡黃裙

子稱身輕清歌按板偏能會不數紅紅記豆名○胡文學詩云新翻子夜與前溪願

曲周郎總不迷一唱黃雞嬌欲絕蕭聲同敲鳳樓西○王光祿三傑詩云歌殘金縷

虞初新志

卷十三

二

不勝悲。記得南園卧病時。夜起與郎花下坐。含顰一唱祝家詞。曼弟苦無彈者。不殊自為詩。云階草街虛檻。亭榭接斷垣。酒闌携錦瑟。請唱祝家園。

可已呼盲女。街前琵琶聽數曲。諦視其攏。揪前撥。遂能彈。暗通心曲。朱絲絃裏盡携。

書卷玉鏡臺前。○尤檢詩。侗新樣。四時花曲。云羅殿趙瑟。懷家古。子夜吳歌。近日諳。

○袁編修佑詩云。郎自豔吳曲。懷自緩秦箏。雙栖梁上燕。解語弄春聲。○馮檢討勗詩云。細拋紅豆譜。相思腸斷金槽。一絳絲誰道。梁塵驚散後。酒闌猶唱祝家。顧得奇。

疾初書刺心痛。謂脫寒也。既謂傷肝。輸東風木揚。春作秋止。又既謂中惡。有瘕癖在。

胃傍氣積不行。歷數載。審候終不得其要領。每疾作。遍體若燔。使婢按摩之。不足以

帔作兜負之行。又不足。縮筐而坐之。東西推挽。若鞅鞣然。性橫門傳云。然有奇疾。疾

藍坐其中。懸諸空際。左旋右轉。乃少可。特終不可治。嘗遍搜方術。不治。遂立願捨身。

作佛弟子。不治。乃召繪者。圖之。名曰留視圖云。已而竟不可治。○陸文學宏定詩云。

病倚藍輿。挹翠霞。後庭編徑曲。欄斜。嘗夢鄰廟奶奶喚歸去。一日携兒至。曰汝本吾

家物。我擠眼。汝當隨我行。其兒曰。家去罷。不去。奶奶么喝。醒乃刻桃木為偶人。飾之

衣被。以生平所梳百環髻。流涕送廟間。趙編修執信詩云。淡紅香白好容顏。寶髻堆

問。○吳文學陳琰詩云。阿錢生小態。嬋娟多病。飯衣繡佛前。不信曼陀花。一朵忍教

憔悴夕陽天。○又云。妖夢頻隨阿母回。香檀分影禮蓮臺。百髮巧髻。觀留視畫裏。真

真喚不來。○沈文學季友詩云。雕香分送淚模糊。六尺生綃。便作圖。認取白衣籠外

立前身。應是小龍姑。○予送偶人詩云。且送青娥去。言隨阿母歸。荷花開作面。菊葉

翦為衣。淚盡中途別。魂離何處依。他時香案下。相待莫相違。○曼殊自為詩。乃復圖

云。百計延醫病轉深。暫回阿母案傍身。此身久已魂離殼。莫道含顰又一人。

其形名留視圖而題詩焉。梁司農夫子詩云：百朵雲光縮，髻斜。艾香小坐澹鉛華，畫

在禮慈雲。月月纖腰減半分。何事畫工還染色，澹紅衣褶藕絲紋。○沈明府韓日詩

云：彈寫石畔冷如冰，消得春風數尺綾。一自檀雕分影去，夜深只坐佛前燈。○阮庶

常爾詢詩云：新鑲香檀舊夢頻，碧綃留供佛前身。由來仙骨原無二，不信雙毫寫玉

人。○汪春坊霽詩云：寶篆依微繡佛前，香臺欲坐髻鬟偏。夢魂縹緲知何處，只在蓮

花秋水邊。○高徵士述詩云：百結雲鬟委陌塵，一函玉骨瘞江濱。可憐遺落春風影，

挂向花前還妒人。○鄭驟騎歎詩云：細雨難滋天上花，春光香渺白雲賒。可憐粉黛空

留視腸斷當。初子婦將至，徙居南西門。墳園慮不容也。益都夫子憐其窮，強予開閣

而曼殊難之。其後有假子意逼遣之者。曼殊死復活。曼殊有回生記云：曼殊以壬戌

先生治之復甦。○李檢討曼殊詩云：食貧二載兩情如，斯須何意南來者。事變迂

不虞舉家色慘淒，丞相謂曼殊毛。郎生遲暮官貧徒，區區改圖使爾為。作計莫太迂

曼殊一無語，淚洛紅羅襦。○又云：始至相逼迫，既乃復椰掄。郎意久異同，計事一何

愚。曼殊大悲，摧天乎我何幸。郎今負義信慙，哭聲嗚嗚氣結腸。欲斷死生在須臾，倉

皇竟良醫，強起事踟躕。跌藥餌徐徐下，數日魂始蘇。○李中允詩云：踟躕別館咫尺

在前堪死。魄回生。至是病轉劇。嘗曰。令吾小可者。吾當為尼。讖除之。李中允詩云。古

後殘眉未掃時。以永歎。無幾法王力。道此長恨。端灼灼青蓮花。阿母夢所寒。因之綺羅中。愛參清靜

禪。○續長恨歌云。從此香奩日日高。長齋頂禮願難成。綵兜虛約香塵滿。伏枕空房

小膽。既而謂予曰。向阿三病時。子從子阿予藉其園居。選君日來以為幸。今君將南

行。而予以病殘留尼寺中。其能來乎。泣曰。他日君歸者。吾請以尼隨君行。惟君置之。

既而病發死。曼殊之死。京朝爭作挽中。自梁司農夫子。暨張曾諸學士下。詩詞文賦

左。西冷何源長。魏里周珂。同郡成肇璋。達志金振甲。馬會嘉。王麟遊。陶蓋。死時羸甚

及歛。面有生色。坐而衣骨節。緩澤如平時。任黃門詩云。垂簾無力倚闌干。怕見庭花

看。初陳檢討孺人死。索予為墓銘。而胎予以絹。絹淺黃色。為製裙。而喜。囑曰。假使胎

絹有桃暈紅者。當復製一裙。越四年。無有胎者。既歛。乃賣金槽。裁一裙。納柳棺中。續

恨歌云。去路茫茫在何處。嬌首空濛隔烟霧。金槽賣却剪紅裙。大叫曼殊將不去。○

高徵王詩云。羅裙淺澹剪鴉黃。一束纖腰白玉床。長恨無人十洲外。飛行為覓返魂

香。○吳文學詩云。滅盡纖腰勝小蠻。淡黃裙子

帶圍寬。可憐紅絹空裁翦。不付金箱付玉棺。
張山來曰。予亦復有長恨。間為詩五十首。名清淚痕。同人皆有贈輓詩歌。今讀此。不覺觸予舊恨也。
補張靈雀瑩合傳
黃周星 九烟

余少時閱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嘗與祝枝山、張夢晉大雪中，效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夢晉為何許人也。頃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乃詳載張夢晉、崔素瓊事，不覺驚吟呌跳。已而潸然雨泣。此真古今來才子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不傳。遂為之傳。

張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奕，才調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貧，而靈獨蚤慧，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子員。靈心願不樂，以為才人何苦為章縫束縛，遂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輕交與。惟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靈既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中意人足當吾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千年中，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唯不才，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嫁鄭恒，正未知果識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為君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踉蹌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兆讌集虎邱，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耶？靈大喜，即

行。然不欲為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跣雙髻。衣鷄結。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謳吟道情詞。行乞而前。抵虎邱。見貴游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輒執書向客。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饌貽之。有數賈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賈人笑之。其詩中有蒼官青十扑。握伊尼四事。因指以問靈。靈曰。松竹鬼鹿。誰不知耶。賈人始駭。令賡詩。靈即立揮百絕而去。遙見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數輩。共集可中亭。亦趨前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為靈。見其佯狂遊戲。戒座客。陽為不識者。以觀之。語靈曰。爾丐子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悟石軒一絕句。如佳。即賜爾卮酒。否則當叩爾脛。靈曰。易耳。童子遂進毫楮。靈即書云。勝跡天成說虎邱。可中亭畔足酣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并毫楮擲地。曰。佳哉。擲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共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顧驚怪。靈既醉。即拂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幀。為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佳話也。即舐筆伸紙。俄頃圖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歎賞。忽一翁編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即唐解元祝京兆耶。僕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遜謝。徐叩之。則南昌明經崔文博。以海虞廣文。

告歸者也。翁得圖諦觀，不忍釋手。因訊適行乞者為誰。六如曰：敝里才子張靈也。翁曰：誠然。此固非真才子，不能即向六如乞此圖。歸將返舟，見舟已移泊他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素瓊者，名瑩，才貌俱絕世。以新喪母，隨翁扶櫬歸。先艤舟岸側，時聞人聲喧沸，乍啟檻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視檻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屢遣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強挽之始去。故瑩命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乞者為張靈，歎曰：此乃真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笥中。翁擬以明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疴數日不起。為傍人所促，遽返豫章。靈既於舟次見瑩，以為絕代佳人，世難再得，遂日走虎邱偵之。久之杳然，屬斬人方誌來校士。誌既深惡古文詞，而又聞靈所弛不羈，竟褫其諸生靈聞，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今幸免矣。顧一褫何慮再褫，且彼能褫吾諸生之名，亦能褫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填門，胥尉盈座，則江右寧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於君。吾曩者虎邱所遇之佳人，即豫章人也。乞君為我多方訪之，冀得當以報我。此開天闢地第一吃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諾。即偕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蓄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

作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尚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為寫九美。

而各綴七絕一章於後。九美者。廣陵湯之謁。善書。字雨君。姑蘇木桂。善琴。嘉禾朱家淑。文。

書金陵錢韶。鳳生。善歌。江陵熊御。善舞。小馬。荆溪杜若。善筆。芳洲。洛陽花萼。善笙。朱芳。錢唐柳春陽。善瑟。才。

公安薛幼端。善簫。善清。也。圖咏既成。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特饌。六如而別一殿僚。季生

副之。季生者。儉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因進曰。十美歎一。殊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

充其數。詰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以獻。即崔瑩也。濠見之曰。此真國色矣。即屬季生

往說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既從虎

邱得張靈。遂雅屬意。靈不意疾作遽歸。思復往吳中。託六如主其事。適季生旋里喪

耦。熟聞瑩名。預遣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姻於翁。翁謀諸瑩。瑩固不許。於是季生銜

之。因假手於濠。以洩私忿。時濠威殊張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窘激欲自裁。翁復多

方護之。瑩歎曰。命也已矣。夫復何言。乃取笥中行乞圖。自題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

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祇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真。舉以授翁曰。願持此復

張郎。俾知世間有情癡女子。如崔素瓊者。亦不虛其為一生才子也。遂慟哭入宮。濠

得之喜甚。復倚六如圖。咏以為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

之瑩既知六如在宮中。乘間密致一緘以述己意。六如得緘乃大驚惋。始知此女即靈所託訪者。今事既不諧。復為繪圖進獻。豈非千古罪人。將來何面目見良友。因急詣崔翁。索得行乞圖。返宮將相機維挽。不意十美已即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見濠逆迹漸著。急欲辭歸。苦為濠羈縻。乃發狂號呼。顛擲溲穢。狼藉濠久之。不能堪。仍遣使送歸杜門。月餘乃起。過張靈時。靈已頽然卧病矣。蓋靈自別六如後。邑邑亡慘。日縱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虎邱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靈佇視良久。忽大叫曰。爾等所演不佳。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子於地而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捶之不起。童子怒。掀靈於地。靈起曰。鶴不肯飛。吾今既不得為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劍池中。眾急救之出。則面額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送歸其家。自此委頓枕席。日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六如至。乃從榻間躍起。急叩豫章住人狀。六如出所摹素瓊圖示之。靈一見。詫為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自陳才子張靈拜謁云。云。已聞瑩已入宮。乃撫圖痛哭。六如復出瑩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崔素瓊。隨地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甚。三日後。邊六如與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後乞以此圖殉葬。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

夢晉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於玄墓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章，先已自焚，惟收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瑩已率十美抵都，因駕幸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為王守仁所敗，旋即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為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聽其適人。於是瑩仍得返豫章。值崔翁已捐館舍，有老僕崔思殯之，瑩哀痛至甚。然瑩子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徑抵吳門，命崔思邀六如相見於舟次。瑩首訊張靈近狀，六如愴然收涕曰：「辱姊鍾情遠顧，奈此君福薄，今已為情鬼矣。」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於玄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至，與瑩各挈舟抵靈墓所。瑩衣縗，經伏地拜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於墓前，陳設祭儀，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草讀之，每讀一章，輒酌酒一卮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而崔思佇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邱壟間，及返，則瑩已自經於臺畔。思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瑩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將易服歛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綴嚴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并置棺中，為殉。啟靈壙，與瑩同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合葬。」

之墓時傾城士人閔傳感歎無貴賤賢愚爭來弔誄絡繹喧阗雲蒸雨集哀聲動地
殆莫知其由也六如既合葬靈瑩檢瑩所遺囊中裝為置墓田營丙舍命崔恩居之
以供春秋奠掃之役嗚呼才子佳人一旦至此庶乎靈瑩之事畢而六如之事亦畢
矣而六如於明年仲春躬詣墓所拜奠夜宿丙舍傍輾轉不寐啟窗縱目則萬樹梅
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悵然歎曰夢晉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美
人合葬此間消受春光亦差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欷歔泣下
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六如急起入林迎揖則張
靈也六如訝曰君死已久安得來此吟高季迪詩靈笑曰君以我為真死耶死者形
不死者性吾既為一世才子死後豈若他人泯沒耶今乘此花滿山中高士偃卧時
來造訪耳復舉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來乎六如回顧有美人姍姍來前則
崔瑩也於是兩人攜手整襟向六如拜謝合葬之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
呼曰我高季迪梅花詩乃千古絕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為花定須飽我老拳
六如轉瞬之間靈瑩俱失所在其人直前呼曰當捶此改詩之賊才子梓六如欲毆
之六如驚寤則半窗明月閒其無人六如憮然始信真才子與真佳人蓋死而不死

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張靈崔瑩合傳。以紀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呼。蓋吾閱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真有才子佳人也。從來稗官家言。大抵真贗參半。若夢晉之名。既章章於六如集中。但素瓊之事。無從攷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為而發乎。獨怪夢晉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尚論才子佳人。則崇以太白與鶯鶯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千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為第一。而夢晉顧舍彼取此。厥後果遇素瓊。毋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讖耶。至於張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泰山於鴻毛。徒以才色相憐之故。推此志也。凜凜生氣。日月爭光。又遠出琴心犢鼻之上矣。而或者猶追恨於夢晉之蚤死。以為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遣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階。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蚩蚩者之厚福也。何有於才子佳人哉。

張山來曰。夢晉若不蚤死。無以成素瓊殉死之奇。此正崔張得意處也。

陳老蓮別傳

毛奇齡大可

洪綬好畫。蓮自稱老蓮。數歲見李公麟畫孔門弟子。勒木能指其誤處。十四歲懸其

畫市中。立致金錢。初法傳染時。錢瑋藍瑛工寫生。蓮請瑛法傳染。已而輕瑛。瑛亦自以不逮。蓮終其身不寫生。曰。此天授也。蓮游於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為窳儒。畫窳儒。藉蓮畫。給空豪家。索之千緡。勿得也。嘗為諸生。督學使索之。亦勿得。顧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有攜婦人乞畫。輒應。云。崇禎末。愍皇帝命供奉。不拜。尋以兵罷。監國中待詔。王師下浙東。大將軍撫軍固山從圍城中。搜得蓮。大喜。急令畫。不畫。刃迫之。不畫。以酒與婦人誘之。畫久之。請棠所為畫。署名。且有粉本。渲染已大。飲夜抱畫寢。及伺之。遯矣。朝鮮兀良哈。日本撒馬兒罕。烏思藏。購蓮畫。重其直。海內傳模為生者。數千家。甬東哀鷓貧。為洋船典簿。記藏蓮畫兩幅。截竹中。將歸。貽日本主。主大喜。重予宴。酬以囊珠。亦傳模筆也。蓮嘗模周長史畫。至再三。猶不欲。已人指所模畫。謂之曰。此畫已過周。而猶嗛嗛何也。曰。此所以不及者也。吾畫易見好。則能事未盡也。長史本至能。而若無能。此難能也。吾試以為文言之。今夫為文者。非持論。即撫事耳。以意屬文。以文屬事。雖備經營。亦安容有作者之意。存具中耶。自作家者出。而作法秩然。每一文至。必銜毫吮墨。一若有作者之意。先於行間。舍夫論與事。而就我之法。曰如是則當。如是則不當。而文亡矣。故夫畫氣韻兼。

力。瀾瀾容容。周秦之文也。勾絆捉勒。隨境塹錯。漢魏文也。驅遣於法度之中。釘前燕後。陵轆矜軼。擣裂頓斫。作氣滿前。入家也。故畫有入神家。有名家。有富家。有作家。有匠者家。吾惟不離乎作家。以負此嘽也。其論如此。蓮畫以天勝。然各有法。骨法法吳生。用筆法鄭法士。墨法荆浩。疏渲傳染法管仲姬。古皇聖賢孔門弟子法李公麟。觀音疏筆法吳生李公麟。諸天羅漢菩薩神馱鬼醜法張驃騎。衣冠士法閻右相。士女法周長史。昉。几幃。尊鹵。餅罌。什器。戎衣。穹廬。番馬駱駝。羊犬。法趙承旨。鈎勒竹法劉涇。折枝桃牡丹梅水仙草花法黃檢校錢選。烏晴花鬚點漆凸厚法宣和。蠶蟬蛺蝶。螭螭蟾蜍蟹。法宣和。亦雜法崔徐黃父子。蓮法於蓮。於青年

章侯博古牌。為新安黃子立摩刻。其人能手也。章侯死後。子立畫見章侯至。遂命妻子辦衣歛。曰。陳公畫地獄變相成。呼我摩刻。然則蓮畫之貴。豈獨人間耶。原評

張山來曰。陳章侯水滸牌。近年如畫燈。如席上小屏風。皆取為稿本。其為益於世者甚多。則其食報於將來者。所必然耳。

桑山人傳

毛奇齡大可

山人許氏。汴人。少舉茂才。崇禎中嘗獻勦賊三策於閣部督師楊君。不用。既而為東

平侯劉澤清幕客與澤清語不合辭去鄉人怨家發其隱事於我師之鎮汴者走匿桑下因姓桑號桑山人山人乃與嵩陽曹道士遊夜坐耳鳴絲竹徐發若有物拔其頂聳身大餘骨節皆通嘗賣藥嵩山廟市以水酌暗者能言許州小男為狐所苦呼狐斬之既還汴怨家見曰此許澄茂才也帥捕十許人跡至山人乃獨身指揮盡縛諸捕者揖怨家去謝之而身遊衡陽不返云

張山來曰此等道士我恨不得遇之

李姬傳

侯方域 朝宗

李姬者名香母曰貞麗貞麗有俠氣嘗一夜博輸千金立盡所交接皆當世豪傑尤與陽羨陳貞慧善也姬為其養女亦俠而慧略知書能辨別士大夫賢否張學士溥夏吏部允彝亟稱之少風調皎爽不羣十三歲從吳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傳奇皆能盡其音節尤工琵琶詞然不輕發也雪苑侯生已卯來金陵與相識姬嘗邀侯生為詩而自歌以償之初皖人阮大鍼者以阿附魏忠賢論城旦屏居金陵為清議所斥陽羨陳貞慧貴池吳應箕實首其事持之力大鍼不得已欲侯生為解之乃假所善王將軍日載酒食與侯生游姬曰王將軍貧非結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問

將軍乃屏人述大鍼意。姬私語侯生曰：妾少從假母識陽羨君，其人有高義，聞吳君尤錚錚，今皆與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負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讀萬卷書，所見豈後於賤妾耶？侯生大呼稱善，醉而臥。王將軍者，殊怏怏，因辭去，不復通。未幾，侯生下第，姬置酒桃葉渡，歌琵琶詞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減中郎，中郎學不補行，今琵琶所傳詞固妄，然嘗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邁不羈，又失意，此去相就，未可期，願終自愛，無忘妾所歌琵琶詞也。妾亦不復歌矣。侯生去後，而故開府田仰者，以金三百緡，邀姬一見，姬固却之。開府慚且怒，且有以中傷姬，姬歎曰：田公寧異於阮公乎？吾向之所贊於侯公子者，謂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賣公子矣。卒不往。

張山來曰：吾友岸堂主人作桃花扇傳奇，譜此事，惜未及琵琶詞，豈以其詞不雅馴，故略之耶？

記縊鬼

王明德 今燕

凡係有人縊死，其宅內及縊死之處，往往有相從而縊，及縊之非一人者，俗謂之討替身，謂已死之鬼求以自代，此種渺茫幻妄，感世誣民之談，豈君子所樂聞，然書謂

子不語怪。夫於怪。僅曰不語。則是怪。亦世所嘗有。非云世絕無怪也。吾鄉有張姓者。其家僅足自食。夫先臥。婦則仍工女紅。偷兒乘夜踰垣往竊。未敢竟入。伺於窗外。見牀側一鬼婦。向本婦先嬉。後泣。拜跪再三。本婦睨視數次。忽長歎。潸然淚下。偷兒心驚。專心伺之。婦即自理絹帛。仍有不忍即行之狀。鬼婦更復再拜祈求。本婦方行自縊。偷兒急甚。大聲疾呼。其夫鼾睡若不聞。偷兒無法以救。適簷下有竹竿。取從窗櫺中攢擊鬼婦。其夫方覺。偷兒呼令急為開門。相助解救。在此婦固不自解。覓死為何事。其夫亦不問呼門為何人。而偷兒亦自忘乎。其為偷兒矣。事後各道其詳。因發牀側之壁視之。其中梁畔。寔有先年自縊繩頭尚存。雖云朽爛非真。而其形其跡。則仍宛然。由此以觀。則凡世俗所傳。亦未盡屬無根之談。荒唐之論矣。據故老所示辟陰秘法。不知出自何典。頗有行之而驗者。法於自縊之人。尚在懸掛未解時。即於所懸身下。暗為記明。於方行解下時。或即用鐵器。或即用大石鎮而壓之。然後於所鎮四面。深為挖取。將所鎮土中。層層撥視。或三五寸。或尺許。或二三尺。於中寔有如雞骨。及如各骨之物在內。取而或棄或焚。則可辟除將來不致有再縊之事。寔為屢試屢驗。具理殊不可解。但及時即挖。則得之淺而易。遲則深而難。然亦不出八九尺外也。

雖云幻妄無稽。不知何以行之。實有可據。得毋如聖哲所云。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心知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其殆是歟。愚故從而筆之。即或行之。未驗。聊以解愚夫愚婦之疑。亦未必非拯救自縊之一預道也。

張山來曰。世間自盡之鬼。如投河自縊自刎之類。俗謂其必討替身。予素不之信。審若此。則此等鬼。必有定額。不容增減耶。真不可解。

虞初新志卷十四

清 新安張潮山來輯

平苗神異記

王 謙 撰

城步。非邑也。故屬湖廣寶慶之武岡州。設官城步巡檢司。苗民雜處。民不及什一。數歲輒竊發。守土將吏不能勝。恒被害。有明宏治甲子。峒苗李再萬倡亂。巡撫閻公討平之。疏請建縣治。用資彈壓。爰割武岡之綏寧二里半隸焉。城於巫水之上。凡五峒十八寨。環其外。為宰者聞父老談舊事。目瞪股慄。若不終日。城雉不盈百。東西南列三門。北門故有漢前將軍關帝祠。歸然踞城上。邑人敬事之。禱求必應。然未嘗現身示異也。余以康熙庚申謁選。得是邑宰。親故餞別者。為余危。余笑謝之。初蒞治。苗不敢猖獗。迨癸亥七月朔。粵西全州西延峒苗楊應龍嘯聚苗徭一千七百餘黨。將侵城步。殺人祭旗。誓以七夕決勝。謂孤城無備。可談笑取。先是。余逆揣變作陰募。敢死士三百人。練習有法。及偵得實。單騎相地勢。秘授計。閱七日。賊直薄城下。望見旌旗。刀戟皆嚴整。相顧錯愕。如出神算。不復有鬪志。余屬典史徐士奇。把總王明守北面。練總楊應和守南城。撫苗陳天武守西城。余獨當東面。扼其衝。率精銳出城。乘賊暮

氣深入其阻。應龍倉猝失指。有左道用符演咒法。無一效。皆手戮之。餘黨膽落奔潰。不二里。伏兵四起。除被刀箭中火器死者。生擒五百餘人。渠魁應龍。故馬寶部下裨將。助賊為妖者。黃羊山道士周大聖也。及訊賊曷不奔竄。而屈首受擒。僉曰。方將遁。恍惚有赤面長髯大將。乘白馬自天而下。指揮神兵八面。旋繞不得脫。余始驚異。旋問我軍所見。無異辭。日既晡。振旅歸。亟登城謁帝。仰見帝面汗浹如雨。如甫釋甲。狀益加悚惕。叩首謝。自惟涼德。何敢辱帝力。或者正可勝邪。誠可回天。今茲平苗。斬妖。不請一兵。不傷一民者。真神助。非人力也。余何人斯。敢妄據天功哉。爰是新廟貌。肅几筵。遠近奔走者。日感邑人士。作平妖傳。及詩歌傳。奇紀事。謂百年來所未有。苗患遂不復作。今又二十餘稔矣。每歲七夕。余必齋肅祀帝。無忘厥功。獨怪帝乘馬。故赤色。此獨白。或疑馬援嘗伏五溪蠻。得毋伏波將軍來耶。余謂不然。神像既汗浹。示靈爽矣。余非疑乘馬者。非帝也。疑帝之馬。何以白也。姑闕疑以俟考。

附

吳寶崖曰。按明初某勳戚家。畜一白馬。肥且健。一夕闕帝夢。示云。某省寇亂。欲假而馬助兵。旦起視廐中。馬僵卧不起。蓋攝其神往矣。迨奏凱勳戚益敬服。京師人異之。因建白馬廟奉帝。自是帝現身顯靈。捍倭破賊。輒騎白馬。以為常。今大司馬

遂寧張公嘗云爾。則城步平苗神異信哉。為帝無疑也。特舊傳帝馭赤兔馬。一日千里。豈一蹶不復振耶。抑久用而瘡用人間馬。協力耶。附識以資傳聞之異云。

附紀香木作像

錢塘吳陳琰寶崖

觀察永年王公。初仕城步。平峒苗之亂。感關帝神兵之助。將特立帝像以祀。一日巫水暴漲。浮一香木於張家冲。殊勝菴前。僧法微見而異之。謂若有神運。當留鎮山門。士民請於公。作像奉之。公為碑文以紀。愚按先輩黃貞父云。江南文德橋有香楠木一株。長五丈許。浮秦淮而下。諸生徐嘉賓夢神告曰。是乃聚寶門外關廟物也。於是收而斲之。作三義像。二事何後先合符也。大抵神物不世出。有主則靈。巫水之木。安知非感王公正氣為彈壓。溪蠻百世不復萌亂之兆耶。江南之木。感於夢。則一介不可妄取。天下事類然矣。矧倚恃權要。竊據神物。如周宣王鼎為嚴嵩崇者。可勝道哉。

張山來曰。今壬午歲。苗民投誠。雜髮懾伏於皇天子之威靈。直當與虞帝之舜于羽而格。有苗者。輝映後先。讀此記而益信。

紀老生妄訟

吳陳琰寶崖

永年馬兆燧中崇禎庚辰進士癸未殿試本朝由行人考選巡按湖北有鄖陽老
生某投牒云運將鼎革不聞漢壽關公扶我國祚請下令訊之馬可其請遽發鄖陽
司理某親鞫司理奉令惟謹委胥役往招之役亦莫知所從謁關廟叩首謝過起見
香爐側白錕一錠始未嘗見也迺悟神亦如人世賞勞然者旋復司理懸牌某日聽
鞫屈期老生果至空際忽有旋風自城南來突現帝像衣冠皆與今世同隱示氣數
難回帝亦從時制也現身未久駕空而去司理及胥吏驚怖欲絕老生已昏仆七竅
流血死愚哉老生惜天運而咎神神其能宥乎若巡方貿然許司理貿然行胥役貿
然往皆愚之愚者而帝必現身說法所以儆愚者至矣哉冒瀆者可鑒矣馬氏尚存
案卷永年王察觀公猶及見之

張山來曰若巡方不貿然許司理不貿然行胥役不貿然往亦不能顯此靈異

會仙記

徐階鳳竹逸

會仙者非真仙也有似乎仙則仙之矣非會其面也聞其言如會其面矣曷言乎有
似乎仙也知人心中之事知人未來之禍福非仙而能之乎曷言乎如會其面也不
見其形得聞其聲有問必答語皆切中非如會其面乎壬戌春正月扶風橋許生名

丹字若變。同其父玉卿。入城探親。去城三里許。遇兩美女。視之而笑。許生素謹樸。不
動念。是夕宿親袁氏家。臥小樓上。燈滅。忽聞剝啄聲。問之。則稱奴家。許生父子怪之。
急叩主人門。大呼有鬼。主人率僮婢秉燭出。一無所見。坐踰時許。辭主人。主人退。復
作聲。述許家平日事。詳而確。且說奴與生有夫婦緣。故來相訪。許益疑而畏之。假寐
不與言。遂倚樓唱時曲數闕。達旦而去。閱十日。生自外入臥室。見前途遇美女。艷服
坐其床旁。一美婢侍。許生怪之。細詢其來歷。自言姓胡。字淑貞。五百年前。在宋真宗
宮。生寺人奴采女。意甚相悅。訂來世為夫婦。不意奴墮孤胎。生轉數世。不相值。今奴
修煉將成。乘生娘子歸寧。了此夙緣。毋疑我也。生以告其祖漢昭。漢昭故明秀才。年
已七十餘。聞而怪之。急入室。無所見。但聞婦人聲。以太公呼之。請坐。受奴家拜。漢昭
心知是妖。而無法祛之。夜伴生寢。淑貞執婦道甚謹。與漢昭叙談。引經據古。無一悞
語。以漢昭在。未嘗與生狎。比曉。里人知之。競來訊詰。淑貞因人而語。與子言孝與弟
言悌。與姑言慈。與婦言順。一如大儒之言。間有以故事相難者。淑貞悉其原委。出人
意表。徃徃難者。反為所窮。於是漢昭信其妖而不邪。故出以成其夫婦緣。其初至也
有詩。定情也有詞。風流芳艷。允為情種。乃許氏戚族。咸為生慮。或叱之。或怒詈之。甚

或持刀向空揮之。或掖生匿避之。淑貞曰：吾為情來，諸人不以情待我，盍去。諸吟怨別詩而去。去遂不復來。然侍女素娥時通音問，取履式製履，精緻勝於常婦。口誦淑貞相思曲，情甚殷。一日生涎其美，以手戲之。素娥嚴辭拒，不似人間婢子之易挑者。自後素娥來，必偕秋鴻。有時偕數婢來，曰春燕曰一枝紅曰青青柳，皆古美人之名。使人聞之而魄動。癸亥五月，淑貞遣秋鴻迎生去。生難之，秋鴻曰：閉目附吾肩，可頃刻至。生如其言，耳聞風浪聲，目不敢開。少頃，秋鴻曰：至矣。生開眼視石壁，削立秋鴻以扇拂壁，豁大門。肅生入，內皆精舍。女樂兩行，鼓吹音妙不可狀。淑貞一姊一妹俱出見，分主客坐。素娥抱一女孩，曰：此小姐所產，十閱月矣。以其生緣陰下，因名緣陰。生接置膝上。女即以爹呼之，留生宿，具供具鮮華，都非塵世所有。淑貞隨其姊若妹，早暮焚香誦佛，與生竝坐，而不與同寢，留四日。淑貞曰：官人宜歸矣。家中娘子欲投河，倘不測，奈何。即遣秋鴻送生歸，歸而婦已泣河干矣。臨別，手製葛衣葛褲贈生，歸而視之，頗與閩葛類。是年冬，又遣婢迎去，其路較前略近。生問何地，素娥曰：前黃山，今銅峯也。素娥秋鴻輩，時到生家為之理家事。雖瑣屑必當，許生余之內甥也。向余述其詳，余疑之，而亦羨之。屬生致素娥，求一會以問休咎。生果以余意致之。素娥曰：

諾當以甲子正月十二日為期。屆期余放小舸往。生設酒饌。暢飲畢。余曰。仙莫爽約乎。漢昭曰。必不爽。請安枕以待之。漏未二下。忽榻前呼曰。老相公。了鬟來矣。老相公稱漢昭也。余披衣起。問之曰。來者素娥姐乎。應曰。是徐相公。請安卧。不消起來。我小姐有詩贈徐相公。周夫人誦詩云云。初聞不盡曉。問之。又誦一遍。曰。小姐更有詩。專贈徐相公的。誦詩云云。余曰。亦未盡曉。又誦一遍。尚有未曉處。問之。一一說明。既而曰。相公壽有九旬。晚景都佳。余問曰。我前世是何等人。曰。相公前世是醫生。誤用藥傷人之子。夫人前世是堪輿。誤看地。絕人之嗣。是以今世生而不育。然相公忠厚正直。暮年必得一子。只是積德要緊。時同候會者。周子雲。陸子長文。陸子求聲。各有所問。皆就事直答。不作影響語。語久辭去。瀕行曰。吾妹秋鴻。即送香水來飲。頃之空中忽報曰。秋鴻送香水在此。移燈照之。果有一壺在几。手撫壺。壺熱如新。淪茶。秋鴻自言。須請許二官來斟。呼許生出。取香水分酌之。氣馨味甘。仙家所謂瓊漿者非乎。聞有步屣聲。推門入。口唱曲。嫋嫋不絕。出即告去。余留之曰。秋鴻姐何不歌一曲。使吾輩共聽好音乎。秋鴻應聲而唱。雖不辨其為何曲。而曼聲縹緲。聞者莫不神飛。曲終飄然去。余錄其詩示同人。同人屬而和。得詩詞若干首。彙錄之。顏曰。仙音集。噫嘻。

子不語怪。恐惑人也。若淑貞之事。怪耶非耶。其形但與許生見。他人未有見者。來也無影。去也無跡。窗戶不啟。倏而坐人之牀。以為怪。則真怪也。然始以情。繼以義。所言者中庸之道。所習者人事之常。投以詩詞。輒次韻和答。以為非怪。則真非怪也。蓋胡者。狐也。美姿容。篤因緣者。淑也。匿其貌。不與他人見者。貞也。狐而近於仙也。夫古人登嶽涉海。以求仙。而仙未易得。會今余於咫尺間。親為問答。飲香水。聆妙曲。直以為會仙可矣。第其女綠陰。許生所生。非狐矣。後必有出世之時。余果壽。尚得見之。

張山來曰。狐而貞且淑者。其性也。淹博而知禮義者。則其學也。吾不知其以誰氏為師。

太恨生傳

徐瑤大璧

太恨生。東海佳公子也。與余形影周旋。神魂冥合。因熟悉生情事。生父司李公望。重一世。生承家學。折節讀書。當代名流。咸傾其才調。丰神俊邁。性孤潔寡欲。未嘗漁非禮色。娶元女夫人。婉孌貞淑。生相敬如賓。夫人嘗謂生曰。吾夙耽清淨。苦厭凡緣。膝下芝蘭。幸蚤林立。生平志願已足。當覓一窈窕。備君小星。吾即守木杻戒。繡佛長齋。不復煩君畫眉矣。生曰。自卿為余家婦。門庭雍睦。方期百年偕老。豈忍令卿誦白頭。

吟耶。雖然卿業有命。余寧矯情。第選妾須德才色皆備。乃善。正恐書生命薄。難獲奇緣。有幸卿意耳。先是太原某。世為洞庭山人。以貧故。賃其妻為生子保媪。未幾某死。遺一女無依。寄養豪右某家。某家婦悍。名曰養女。實婢畜之。女受困百端。無生理。媪恚甚。往爭曰。向固以吾女為若女。而女因辱至此。於義已絕。吾挈女去矣。某家咸憎女。聽媪挈歸生家。年十六矣。女雖支離憔悴。而柔婉之態。楚楚動人。夫人一見。絕憐之。親為薰沐。教以女紅。無不精緻。時戊辰冬。生自茂苑歸。問所從來。夫人語之。故因謂生曰。曩欲為君置妾。而難其選。今此女明慧端懿。乃天賜也。亦有意乎。生昵而笑曰。惟卿所命。生母亦見女賢。密諭媪欲為生成之。會生仍往茂苑。尋丁外艱。事遂寢。居半載。夫人乘間謂女曰。吾視汝德性貞醇。體度莊雅。雖名閨淑媛。無以過之。豈宜為庸人婦。吾郎君才品風流。真堪壻汝。當以赤繩繫汝。兩人幸事。獲濟。即妹視汝。汝盍早自決計。女沉吟未答。既而泣拜曰。妾惇惇母子。困苦伶仃。來托宇下。夫人遇妾。誼踰所生。常恨碎骨粉身。不足為報。生死禍福。敢不惟命。今所以不輕一諾者。誠慮人心。巨測事變。難知三生緣淺。好事多磨折耳。幸辱夫人與郎君約。郎君家世清華。先業未竟。當勉圖光大。努力青雲。慎無以兒女情長。令英雄氣短。且太夫人春秋高。

承歡養志。端在郎君。詎可牽惹。閒情。致乘色養。一也。郎君與夫人。雞鳴戒旦。鴻案相莊。萬一割愛。分寵。遺刺綠衣。妾罪大矣。二也。郎君外服未闕。大節攸關。妾當珍此女。兇身俟除。服後。上啟高堂。明成嘉禮。倘稍逞情。緣冒嫌疑。妾不足惜。人其謂郎君何。三也。誠如妾言。妾無悔矣。夫人笑曰。固知汝有。心人也。好自愛。因具以告生。生驚喜曰。安得此大學問語。謹受教。自是生必欲得女。女一意以身委生。而夫人亦惟恐不得當也。大率女之為人性殊靈警。而嚴於舉止。情極肫惻。而簡於言笑。居常女伴相徵逐。女獨靚粧凝神。蕭然自遠。終日坐閣中。專理刺繡。影匿形藏。非媪呼。不入中堂。間遇生。輒遙引。以故。終歲同處室中。絕未通一言。生情不自禁。欲得女一晤語。倩夫人為介。女難之。夫人固請曰。郎君無他意。第欲共汝作良友。相酬對耳。至則儼容端坐。雙目瞪視而已。然生亦以遠嫌。不敢數請相見。即女見生。必邀夫人與俱。乍語乍默。若近若遠。間或竝坐月中。偕行花下。各陳慰勉之辭。半吐愁思之句。雖情好愈摯。而燕昵俱忘。歷三年。不及於亂。夫人每從旁戲曰。汝兩人內密外疏。何乃無風月情。生臥室與女粧閣。雖隔絕。而室密通。生中夜朗吟。與女刀尺聲。時相答也。女嘗謂生。郎君驚才逸韻。妾如獲侍巾幘。永伴文人。素願已愜。第自恨未嫻翰墨。他日香奩。

中弗克供捧硯役奈何。生笑曰：以汝夙慧，奚患不識字耶？結褵之後，汝備弟子禮，奉余為師。燈前月下，授汝女論語孝經，及古詩詞何如？女點首曰：尚須教我法華多心諸經也。隨口授關雎數章，并解說意義。女微笑覆之，不失一字。生出外，女隨夫人過書齋，視几硯上塵拂拭之。圖籍縱橫者，整齊之。庭花色悴，則汲水灌之。性愛焚香，竟體芬郁，襲人雅好。淡素粧，荆釵裙布，必整必潔，泊如也。生每遺以香鈿諸物，必堅却之。或以夫人命始受，又常倩製一錦囊，不可強之。則云：俟兩年後為郎製之。其謹慎識大體如此。始女寄養某家時，嫉女殊甚。至是聞女美且賢，乃大悔，遂改養女為養媳。誘媪兄及姪，坐姪主婚，而以媒氏屬媪甥。更為流言以捍生曰：女固某家婦也。而生實圖之。生有忤奴，利其金，因挾為奇貨。於媪前作楚歌，而陰告某家，且授之計。生素以名義自持，又見肘腋間多媒孽之者，猶豫未決。會以事遠出，某家聞之，疾令媪甥持五十金為聘，給媪兄劫媪使受。約某日來娶，生歸，益錯愕，不知所為。夜同夫人謂女曰：吾向以汝為囊中物，今變起不測，勢難復挽，奈何？女曰：妾計決矣。倘事勢窮促，以死繼之，否則祝髮空門耳。外此非妾所知。生曰：汝奈何輕言死哉？余與汝纏綿情境，三載於茲，居恆晤對，儼若賓師，情固難拋。義則可判，今奸人逐影尋聲，將甘心

於汝萬一以余故輕生外間耳食。其以汝為何如人。殺身不足以雪恨。祇增余悲耳。且汝縱弗自惜。獨不念汝母乎。惟向空王乞命。於計較可辦香供佛。余當一以資女。然汝淒涼禪榻。斷送青春。余又不忍令汝出此也。女歛歔久之。曰。嗟乎。郎君。今生已矣。面壁長號。生頻呼之。不復應。時壬申正月十二夜也。先是女密藏醜與剪於衽。為女伴所覺。搜去之。至是乃手製女僧冠服。促媪於試燈夕。偕入尼菴。臨行。夫人持女痛哭。不忍捨。左右皆掩泣。莫能仰視。生但目送而已。虞辭楚帳。媪離漢庭。不足喻其悲也。菴內老尼詰其事。不肯為女剃度。哀懇再三。終不許。而某家偵知之。懼有變。急倩媪妯趨菴中防護。甚嚴。女自度不免。中夜起呼媪哭曰。母乎。兒至此命也。夫為傳語。語未畢。氣結不能出聲。媪急抱持之。曰。兒欲何言。女欲言復大哭。暈絕。如是者三。良久始曰。兒與郎君跡若路人。分踰知己。生平志念。皎如日星。本期辦一死以報郎君。今流離轉輾。計無復之。求死不得。求為尼。又不得。命之窮也。一至於斯。天實為之。其又何尤。兒為郎君。澀眼全枯。驚魂久散。顧念死出無名。徒令枉死城中。增一業案耳。今與郎君恩斷義絕矣。天荒地老。永無見期。好謝夫人。善慰郎君。勿復以兒為念。即視兒作已死觀可耳。言訖。母子相抱大慟。仆佛前。而某家人舟適至。蜂擁入菴。

挾女而去。生自與女訣別。後心搖意亂。忽忽如有失。及媪歸。述女言。益狂惑。矢志觸目。神傷。夫人憂之。且慰且讓曰。吾本欲為君締此良因。不圖變出非常。累君至是。雖然。君自與女無緣耳。君向不早為之。所因循蹉跌。坐失事機。迨奸人計賺。時以君之力。猶足與爭。挺身而前。未必無濟。乃袖手任其鼓弄。今大事已去。悔恨何及。且天下豈少良女子。而獨沾沾於是為。生仰天太息曰。夫人休矣。余非登徒子。誓不效雜情奴態。暮翠朝紅。自見女後。畢世悃忱。無端傾倒。試問遇合之奇。有如此女者乎。我見猶憐。有如此女者乎。兩心相得。有如此女者乎。乃婉孌一室之中。荏苒三年之久。余亦非魯男子也。所以禁欲室私。坐懷不亂者。亦冀正始。要終各明本懷耳。事幸垂成一朝雲散。若以丹誠所感。雖滅頂捐軀。亦復奚恤。顧乃咽淚吞聲。甘為奸人所賣。誠欲以禮相終始也。鼠牙雀角。適足增羞。抑豈令賣菜傭持我短長乎。今而後。余終當以情死耳。血殷腸裂。骨化形銷。此恨綿綿。寧有窮極。卿勿復生別念。縱使賢如絡秀。麗若珠。不能易此恨矣。自是益不自聊賴。或竟日枯坐。或徹夜悲歌。積久遂成心疾。余見且傷之。為作吐吐吟一卷。情懣詞一卷。以廣其意。且生與女相愛憐。若此而卒不相遇。真堪遺恨千古。烏容秘而不傳。而不知者。反以女為生口實。因詳述之。以

告天上人間千秋萬世之情癡有如生者

幻史氏曰。余觀生與女。發乎情。止乎禮義。豈尋常兒女子所得擬乎。當其適然相遇。理既允當。於勢又便。况有閨內以作之合。如此而不遇。豈人生快意之事。造物者故厄之。使弗克有終耶。不然。生與女命實不猶耶。然跡其後先言行。女非有意負生者。形禁勢格。變至無如何耳。而生也。寧守經。毋達權。事固弗易為。流俗道悲夫。語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余又感夫以禮相閑者之情。尤不能已已也。

張山來曰。吾不知太恨生守經之心為何心。不惟有負此女。抑且負元女夫人矣。

塵水盞子誌石銘

毛奇齡大可

水盞子者。越器也。其器不知造於何代。亦莫按其製。相傳隋萬寶常折鐘律。能叩食器。應絃。後人即以水盞入樂。或曰。古有編磬。與水盞同。古金以鐘。不以鉦。今以鉦易金。雲鉦即編鐘也。編鐘一變而為方響。再變為鉦。水盞子雖不必以瓦。然由變而推則易石。以瓦。或亦非無然者。與陳詩云。坎其擊缶。史記秦王為趙王擊瓦缶。而莊周子乃鼓盆而歌。雖或以節音。非以倚音。專聲赴奏。有如祝然。然而猶瓦為之。明與平伯從子高通。蓄婢住子。能叩食器。為幽州歌。箏師搗箏在傍。能曲折倚。其聲姑蘇樂。

工謀易以鐵不成乃購食器之能聲者得內府監製成化法器若干則水淺深分下上清濁叩以犀匙凡器八而音周強名曰水蓋子順治乙酉王師陷安平江都隨破家人之在文樓者皆散去住子投射陂死康熙甲辰予遇通於淮陰城託鎮淮將軍食食頃懷二盞出供奉器也中恆水級叩之泠泠然語其事而三歎鎮淮將軍命瘞之淮城東唐程將軍咬金墓側如瘞住子者而使子誌於石其文曰

編竹為簫編石成磬方響不傳水蓋可聽破十六葉更為八瓷中流深淺高下因之玉郎漸安犀槌自撚憂即函胡挑將宛轉試斟淥酒遙倚素曲半袖紫錦五指琢玉既越鞦韆亦邁徵弄中曲擗扑能使神動吹角出陣鳴笳在疆北鄙好殺南風不揚烏啼失林電裂震地官渡戰亡安西軍潰已奪都尉將邀昭妃錦車翠幕驅馳何為昔者杞梁妻赴淄水朝鮮有婦墮河而死或援登侯或形操暢彼美善懷與之相向身同波澄技乃響絕殘金斷絲方寸不滅爰歸黃土仍歌青臺英雄粉黛千秋同埋昭華之瑄藏於幽隴元康阮咸乃闕古塚鼓缶無路招魂有詞彼美而在尚其依斯張山來曰八音中惟土無新製予嘗欲以磁器補之今讀此乃知素有其器也

姍姍傳

黃 永雲孫

姍姍者。字小姍。周姓。戴溪黃夫人侍兒也。母夢吞素珠一粒。覺而娠。群輩卜之。宜男。及姍姍生。咸賀之。曰。是雖女也。當有福慧。數歲戲於庭。適夫人勅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姍姍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興師。夫人為之發粲。自是極憐愛之。親為剪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繡。金針。鴛譜。一見精絕。稟性婉媚。善伺夫人意。先事。即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潔癖。薰香浣衣。惟恐弗及。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諸同伴近之。畫則旁習。女紅。夜則隨夫人。合掌海南大士。既退。但閉閣寢坐。終不聞語聲。其靜心類如此。丁亥。姍姍年十五。夫人將為之字。而孝廉黃永雲孫者。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問奇履滿。劈箋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麗姍為記室。厥配相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欲副余。天下豈有樊素朝雲其人者乎。即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負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每曰。豐肌肥婢。傭奴配耳。昭陽第一安在。吾寧築避風臺。俟之。以故薄游於廣陵姑蘇之間。幾於紅粉成陣。而卒無所遇。一日為黃夫人六袞初度。雲孫以族之猶子。從而捧觴焉。姍姍侍夫人出。常粧便服。遲遲來前。鬢雲膚雪。柔若無骨。而姿態閒逸。娟娟楚楚。如不勝衣。立而望之。始神仙中人。也。雲孫瞥見心蕩。私自念曰。其道在邇。求之則遠。彼美人者。真國色無

雙矣。時親族畢集。群進而壽。姍姍延佇既久。雲孫得數數目之。姍姍面頰發赤。為一流盼而已。禮畢。遽隨夫人入。雲孫悵然別去。賦浣溪紗一闋。於是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重惜之。不欲以備小星之選。固拒不許。雲孫書空無聊。計無所出。乃夫人之長君來王。次君雪茵。固善雲孫。力為之請。夫人曰。吾以掌上撫之。極不忍。使為人作妾。必欲為雲孫請者。有姍姍在。命家嫗以其私詢之。姍姍不言。嫗曰。是前稱壽者。恂恂少年。吾聞其才名冠江南。捧硯司花。猶勝黨將軍。羔酒其私心慕子。惟恐不得當也。唯夫人命可乎。姍姍首肯。先是里中貴子弟。為夫人內姻者。咸願以金屋貯姍姍。姍姍聞之。輒大恚。至是聞嫗言。為一破顏。以是知其心。許雲孫矣。既報可。雲孫大喜。過望。相夫人出私資。聘之。是時適當順治戊子十月。諸應春官試者。悉北上。雲孫將諏吉娶之。偕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駕不得已。治裝將去。而聞姍姍忽遭疾。雲孫為留竟月。延醫治之。意殊怏怏。不欲行。使者傳夫人語曰。兒疾在我。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輟試事。越夕。僕夫趣行。其友許聖本等。餞之郊外。雲孫賦減字木蘭花一闋。志別曰。東君有意。知許梅花花也。未小漏春光。怎禁西風一夜霜。淒然相對。花底溫存。花欲淚殘。月如弓。幾剪燈花。又曉鐘。遂去。而姍姍病益劇。醫來猶強起。擲沐

然已骨立不支。似猶舉首盼泥金也。既又聞雲孫被放。愁容憔悴。捧心而泣。夫人再三慰諭曰。若何所言。但告我。姍姍曰。妾命薄。辱夫人膝下。十六年於茲。無祿早世。不得長侍阿母。夫復何言。夫人固問之曰。豈有思於雲孫耶。姍姍長吁瞪目。顧左右曰。扶我扶我。起而頓首曰。郎君天下才。嗟我厚。今試北。非戰之罪。乃以妾故也。且妾夜者夢持檄召我。冉冉登雲而去。意者在瑤池紫府之間。為我謝郎君。生死異路。從此辭矣。撫枕淚落如雨。自後不復進藥。數日竟死。死之三日。雲孫抵家。湘夫人淚光瑩瑩。然猶在。目也。雲孫曰。將無妾面羞郎來時未晚耶。湘夫人曰。不然。坐定。吾語若。歎曰。吁。姍姍死矣。雲孫既內傷。姍姍居平。忽忽不樂。幽思隱慟。時結於懷。嘗以一杯臨風告於靈曰。吾將入海。乞不死藥。返魂香。以起之。則三神山有人。風引舟不能到。欲得少君方士之術。上天入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無誓可憶。佳人難再得。當復奈何。然其後姍姍亦數入夢。是耶非耶。不可嚮邇。于鱗李夫人歌云。紛被被其徘徊。包紅顏其弗明。兩語俱神似。或云。姍姍從夫人虔修彼法。先以淨體化去。不效。梁玉清累太白。理或有之。大要。使白骨可起。則月下風前呼之。或出牡丹亭一書。不得盡謂湯若士寓言也。姍姍既死。三閔月。同里墨莊書史為之傳。

論曰。余聞姍姍遺事甚詳。其吳娃紫玉之流與。或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此。負情儂之言。不足為雲孫道也。雲孫登堂乍返。未得再顧。而鍾情特甚。豈冶色是溺。蓋亦歎為才難者乎。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壚側。及其既死。又往哭之。可謂好色不淫。雲孫近之矣。

張山來曰。才媛遭妒婦。吾甚恨之。今黃夫人賢德如是。而姍姍不克永年。豈彼蒼亦妒之耶。

虞初新志卷十五

清新安張潮山來輯

記同夢

閩秀錢宜在中

甲戌冬暮刻牡丹亭還魂記成。兒子校讐謄字。獻歲畢業。元夜月上。置淨几於庭。裝
褫一冊。供之上方。設杜小姐位。折紅梅一枝。貯膽瓶中。然燈陳酒果為奠。夫子忻然
笑曰。無乃大癡觀若士自題。則麗娘其假託之名也。且無其人。奚以奠為。予曰。雖然。
大塊之氣。寄於靈者。一石也。物或憑之一木也。神或依之。屈歌湘君。宋賦巫女。其初
未必非假託也。後成叢詞。麗娘之有無。吾與子又安能定乎。夫子曰。汝言是也。吾過
矣。夜分就寢。未幾。夫子聞子歎息聲。披衣起。肘子曰。醒醒。適夢與爾同至一園。彷彿
如所謂紅梅觀者。亭前牡丹盛開。五色間錯。無非異種。俄而一美人從亭後出。艷色
眩人。花光盡為之奪。意中私揣。是得非杜麗娘乎。汝叩其名氏居處。皆不應。迴身摘
青梅一丸。搯之。爾又問若果杜麗娘乎。亦不應。銜笑而已。須臾大風起。吹牡丹花滿
空。飛攪餘無所見。汝浩歎不已。予遂驚寤。所述夢蓋與子夢同。因共詫為奇異。夫子
曰。昔阮瞻論無鬼而鬼見。然則麗娘之果有其人也。應汝言矣。聽麗譙。統如打五鼓。

向壁停燈未滅。予亦起呼小婢。簇火瀾茗。梳掃訖。亟索楮筆。紀其事。時燈影微紅。朝暾已射東牖。夫子曰。與汝同夢。是非無因。麗娘故見此貌。得無欲流傳人世。邪。汝從李小姑娘學。尤求白描法。盍想像圖之。予謂恐不神似。奈何。夫子乃強促握管。寫成。并次記中韻。繫以詩。詩云。覽遇天姿豈偶然。濡毫摹寫當留仙。從今解識春風面。腸斷羅浮曉夢邊。以示夫子。夫子曰。似矣。遂和詩云。白描真色亦天然。欲問飛來何處仙。閒弄青梅無一語。慙人殘夢落花邊。將屬同志者咸和焉。

張山來曰。閨秀顧啟姬評云。麗娘見形於夢。疑是作者化身。此語可云妙悟。至二人同夢。則尤奇之奇也。吳山吳子以三歸合評牡丹亭。見寄於予。予愛其三評。無一不佳。直可與若士並傳。姑錄其記同夢以誌異。

述怪記

繆彤歌起

予同官蔣扶三言。工部郎中鄭司直。寓中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司直始居之。不信。一日從者病。司直亦不之信。又一日。其親者病矣。司直不信如故。不數日。司直病作。倏見一物。頭大如斗。在壁間。司直以手擊之。隨手入壁。亦隨手出。司直曰。吾目炫也。猶不之信。夜既半。司直呻吟不得卧。忽有兩青衣登。司直牀曰。王將至。未幾。聞戶外

傳呼甚厲云。故御史某來。人馬齊擁而入。二青衣始若懼。繼作餽送狀。某御史者。倏然去。少頃。王至。司直伏枕上。見男女大小出迎。駕旌旗閃爍。騶從呼擁。從外而入。壁上。若有階級。人馬層累而登。王金冠紫袍。軒軒而至。歌童舞女。數十輩。次第奏樂。珍饈羅列。賓客酬酢。王親自灌洗舉觴。座中大半皆司直同官。既欲還。司直赴宴。司直正辭讓間。忽傳玉帝旨。勅王入臨武闈。王受旨。拜跪如儀。左右擁王去。留二青衣。以二幣餽司直曰。吾王且去。以公長者。特以奉公。司直欲受之。青衣跪而請曰。願拜君賜。司直曰。王之惠也。何故。賜汝青衣。請之再。又曰。吾等居此已久。公何實逼處此。願公早移他所。司直曰。諾。又問曰。汝王入武闈。我當為武闈同考。汝知否。青衣曰。君不得與。遂謝去。司直大呼。左右皆熟睡。不數日。司直病愈。兵部題同考官。列司直名。竟不得與。司直名端。已亥進士。北直棗強人。今為黔中學使者。予聞扶三言如此。異日質之司直。曰。良然。故記之。

張山來曰。王以二幣奉司直。而青衣索之。豈鬼神亦不能禁需索陋規也耶。

啞孝子傳

王潔及公

崔長生。邳州人。生而瘖。性至孝。人呼為啞孝子。云。孝子既啞。手復學。傭工養其父母。

出入必面。歲已亥。淮徐大疫。孝子出行。丐於市。人憐之。予以糟糠糝糲。受而納諸單。自掘野草。剝木瓜以食。歸則扶其跛。父病。母於茅簷。盡傾單中物。惓然進單。日不空。父母竟賴以不死。遂見字蹟。必拾朔望拜。燬於先聖櫺星門下。而斂其燼於黃河。一日於故紙中得遺金。守待失者不得。匝月。乃易母。餵之。茁壯。善息。遂為父母治衣棺。先是知州事孫侯賢。卒於官。歸葬。交游一無至。孝子獨拜靈輜。徒跣送百里。乃返。及其父母歿。哭之慟。三日不食。昇柩葬於中野。遂不知所終。

洎盤外史曰。予聞諸幔坡老圃曰。孝子之生也。母夢輿。蓋者至門。而孝子終貧賤。瘠復孿。人疑之。余固信其天爵之至貴。而無復加矣。今士大夫日誦詩書。稱說仁義。而晨昏內省。不知於啞孝子。何如也。嗚呼。可勝歎哉。

張山來曰。一贊深得史公遺法。

孝丐傳

王 倬 丹 麓

丐不知其邑里。明孝宗時。嘗行乞於吳市。凡丐所得食。多不食。每分貯之筒。篋中見者以為異。久之。詰其故。曰。吾有母。在。將以遺之耳。好事者欲窮其說。跡之行。行里許。至岸傍。竹樹扶疎。一敞舟繫柳陰下。舟故敞。頗潔。有老媪坐其中。丐坐地。出所貯飲。

食整理之。捧以登舟。陳食傾酒。跪奉母前。伺母舉杯。乃起唱歌。為兒戲。以娛母。觀其母意。殊安之也。母食盡。然後他求。一日乞道上。無所得。憊甚。有沈隱君孟淵者。哀而與之食。且少周之。丐寧忍餓。終不先母食也。如是者數年。母死。丐遂不知所終。丐自言沈姓。年可三十許。長洲祝允明紀其事。

論曰。世衰道微。人於所暱愛。譙飲務極華侈。尊貴在前。斗酒為壽。僂僂罄折。每伺其顏色。以為喜懼。至於父母。則泊然也。間有自謂能養。或亦等於犬馬。且多不顧父母之養者。以視斯丐。何如耶。

張山來曰。古之老萊子。以戲綵娛其親。今觀孝丐所為。知古今人不甚相遠。

乩仙記

洪若皋 虞鄰

乩或作卜。與稽同。卜以問疑也。後人以仙降為批。乩名之曰。乩仙。亦謂箕仙。又謂之扶鸞云。凡乩仙多自稱呂祖。按呂祖名巖。字洞賓。泗州人。唐禮部侍郎渭之孫。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游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遂仙去。故乩仙最善賦詩。喜與讀書。子言科場事甚驗。子邑有諸生。姓張名報韓。字元振。善請呂祖。云傳自金壇貴遊子。其咒乃呂祖親授。持咒極熟。隨意寫符請之。無不立應。同時有庠生朱日昌。董萬憲。

王人玉暨子兄弟。咸傳符咒。稱大仙弟子。凡仙降。先賦詩。喜飲酒。行令索句。輸者罰巨觥。或罰跪。月三八。命題作文。郡城有白雲山。文畢。仙命送置山中某巖穴處。次日往攜。咸仙親筆所評者。凡有所遺贈。悉批示。取於某巖某穴中。仙弟子各贈以自寫。呂純陽小像一幅。懸奉於家。一日於白雲山書院樓中。批既久。咸未食。仙曰。汝輩餓乎。羣曰。然。予為汝輩乞之。停乩數刻。復批曰。可於窗前取而分啖之。視之。蓋竹箸盤。貯松花餅數十枚也。叩其由來。曰。予適向天台國清寺僧處乞與之耳。羣食之。腹殊飽暢。復一日。各予以葫蘆一。仙桃數枚。其葫蘆皆五色。綵紉拈成者。內銜赤城山硃砂數粒。桃亦不甚大。味與凡桃等。久之。請於子家樓上。凡請仙。必須樓。所謂仙人好樓居者也。予年方舞勺。登樓禮謁。批云。此子可教。隨命予名若臯。凡為仙弟子者。其名咸仙所命云。因令予同會文。題不忤不求。至何足以臧。藝完命送置於白雲山土地香爐下。次早往領。獨取予文。圈點疊加。備極褒美。其硃紫色。其筆如懸針倒豎。字法絕似螳螂張膝。蜻蜒點水。不類人間所為。末注三十六百九十日。予言始驗。予絕不之信。先君極敬重之。每仙降。先君必登樓禮四拜。飲酒必令盡歡而散。是時先君年望六。次年偶往鄉。染時疫歸。發熱三日。不汗。六日熱甚。發謔。醫人咸却走。計無

所施。或言祈之仙符方發。扶乩。乩躍入地。再持起。縱橫亂擊。持者手破流血。沙盤皆
碎裂。予輩俯伏哀求。方大批云。爾父病亟。何不早請我。予輩復俯伏謝過。隨批云。急
取梯來。向樓簷某行瓦中。取子藥方。下。即如言。取下黃紙一卷。藥方一道。靈符三道。
皆紫硃所書。與前批評文章筆跡無異。其藥件皆人所常服者。隨令抄謄。赴坊取藥。
原方焚之。復命取水一碗。用桃仁七枚。搗碎和之。焚三靈符於其內。飲。父囑飲後。手
持木杵。向牀中四旁擊之。予輩捧水至牀前。父素信仙。一吸而盡。復如言。持杵左右
前後擊。仙停乩以待。曰。汗乎。視之。果大汗如雨。隨命服湯藥。既服。復停乩以待。曰。睡
乎。視之。果睡。即命取白米煮粥。以俟。少頃。舉乩曰。睡覺乎。視之。復曰。睡已覺。曰。急進
粥。爾父病瘳矣。予退命碧桃子守爾家。因供碧桃仙於家。碧桃嗜水。朝夕奉水一大
碗。無他供也。未三日。而父服食如平時。一似未嘗病者。他日設酒食。酌謝仙。父伏地
感而且泣。未幾。仙贈父小像。墨跡甚淡。視之如影。然酷肖。父狀上書九天紫府。純陽
道人贈。其詞曰。靈雨飄衣。清歌滿谷。鶴之餐雲。鹿之咽月。先生一蓬來客。為人間謫
仙耶。今少矣。其貌深測其衷。若難以形容。隻譜片詞。為君售也。贊曰。臉臞而衷腴。所
舉又若梅。其語言落華而務實。至接物宏以寬。溫溫安安。渾渾漫漫。繼繁蘭桂。鴻漸

於磐。近天子之龍飛慶上國光輝。其容舒舒。其象如愚。是武城墨士。絃歌片隅。抑西河先生。課古人書。稱泗杏之通儒。威哉猗與。父什襲之不輕褻。迨滄桑之會。張生既物故。王生董生亦相繼亡。仙久不請。順治戊子。予登賢書。壬辰會試。予兄復請。問予捷與南宮否。仙亦降。但不似向者之靈顯也。但批中阿二字。再叩。並不答。是科。予落第。予鄰何公紘度。陳公璜。中式。蓋析何與陳姓之半。而成阿字也。乙未會試。予問如前。批詩云。大固崔巍正展旗。春光逗發遠為期。君家福分非輕淺。先報瓊林第一枝。是科。予果隲南宮。兄輩又請。問予殿試某甲。則批一里字。再問。則云。二十二又二里。及聞報。則二甲四十二名也。蓋里字。移兩畫於上。成二甲。更逆數。是年三月某日。揭曉之期。以驗仙之所云。三千六百九十日者。殆晷刻不爽云。誠足竒哉。予思此仙靈驗者亦多矣。未有親能以物相授受者也。夫葫蘆仙。桃小像之類。藏之巖穴中。無論已。若窗前松餅。簷上藥方。有人挾之而至乎。抑凌空而飛至乎。且評閱文章。其筆墨。奚自而來也。豈天上亦有文房乎。或曰。筆仙墨仙。類工於筆墨。有資於文章之用。其人咸仙去。則天上安得無筆墨。况呂祖游湘潭鄂岳間。多賣紙墨於市。以混迹。紙墨有則他物可概知矣。予曰。然則誠仙乎。或曰。以子之大人病且踣。呼吸之間。能令

立起非仙而能若是乎。或之言雖如此。然子聞食仙桃者。可百歲而上之。張生王生。董生。咸食桃者也。均不能遇甲子。則仙不仙。又未可必也。是子終不能辨。姑記之以俟後之辨之者。

張山來曰。呂祖能詩。能書。能飲。能行。賜政。皆所優為。獨是八股一道。不識何以亦能評閱。豈一能則無所不能耶。

中冷泉記

潘介幼石

中冷。伯芻所謂第一泉也。昔人遊金山。吸中冷。胸膈皆有仙氣。其知味者乎。庚辰春正月。予將有澄江之行。初四日。自真州抵潤州。舟中望金山。波心一峰。突兀雲表。飛閣流丹。夕陽映紫。躊躇不肯離岸。但不知中冷一勺。清澈何所耳。次日覓小舟。破浪登山。周石廊一匝。聽濤聲。嘈啞。激石。哮吼。迤邐從石磴。陟第二層。穿茶肆中數圻。得見世所謂中冷者。瓦亭覆井。石龍蟠井闌。鱗甲飛動。寺僧爭汲井水入肆。是日也。吳人謂錢神誕。爭詣寺中為壽。摩肩連袂。不下數萬人。茶坊滿不納客。凡三往。得伺便飲數甌。細啜之。味與江水無異。予心竊疑之。默然起。履巉陟險。窮盡金山之勝。力疲小憩。仰觀石上。蒼苔剝蝕中。依稀數行。磨刷認之。乃知古人所品別在郭璞墓間。其

法於子午二辰。用銅瓶長綆入石窟中。尋若干尺。始得真泉。若淺深先後。少不如法。即非中冷正味。不禁爽然。汗下浹背。然亦無從得銅瓶長綆如古人法。而吸之而飲之也。郭公爪髮。故在山足西南隅。洪濤巨浪中。亂石岫嶙。森森若竒鬼異獸。去金山數武。而徘徊躑躅。空復望洋。蓋杳乎不可即矣。日暮歸舟。悒悒若有所失。自恨不逮古人。佛印談禪。坡公解帶。爾時酒甕茶鐺。皆挾中冷香氣。奈何不獲親見之也。越數日。舟自澄江還。同舟憨道人者。有物藏破衲中。琅琅有聲。索視之。則水葫蘆也。朱中黃外。徑五寸許。高不盈尺。傍三耳。銅紐連環。亘丈餘。三分入環。耳中一縷。勾蓋上銅圈。上下隨綆機轉動。銅丸一枚。繫葫蘆傍。其一縮蓋上。怪問之。秘不告人。良久謂余曰。能從我乎。願分中冷一斛。予躍然起。拱手敬謝。遂別諸子。從道人上夜行船。兩日抵潤州。則譙鼓鳴矣。是夕上元節。雨後。遲月出不見。然天光初霽。不甚晦冥。鼓三下。小舟直向郭墓。石峻水怒。舟不得泊。攜手彳亍。躡江心石五六步。石窟洞然。道人曰。此中冷泉窟也。取葫蘆沉石窟中。銅丸傍鎮。葫蘆橫側。下約丈許。道人發綆上機。則銅丸中鎮。葫蘆仰盛。又發第二機。則蓋下覆之。筍闔若膠漆不可解。乃徐徐收銅綆。啟視之水。盎然滿。亟旋舟就岸。烹以瓦鑪。須臾沸起。就道人。瘳瓢微吸之。但覺

清香一片從齒頰間沁人心胃。二三盞後則薰風滿兩腋頓覺塵襟滌淨乃喟然曰水哉水哉古人誠不我欺也嗟乎天地之靈秀有所聚必有所藏乃至拔而為山穴而為泉山不徒山而峙於江心泉不徒泉而巽乎江水層疊之下而顧令屠狗賣漿菜傭僮父皆得領茲山味茲泉則人人皆有仙氣矣今古以來真才埋沒屢鼎爭傳獨中冷泉也乎哉次日辰刻道人別去予亦發棹渡江而鄰舟一貴介方狐裘箕踞命俊童敲火煮井上中冷未熟也道人姓張其先蓋閩人云

張山來曰吾鄉趙桓夫先生謂金山江心水與郭璞墓無異因以兩巨舟相並中離二尺許以大木橫絙其上中亦空二尺許如井狀以有蓋錫甕一上繫大長繩別一小長繩繫其蓋繩之長凡若干丈縋於井繩盡先曳小繩起其蓋而水已滿甕徐曳大繩則所汲皆江心水矣想以郭璞墓不得其汲之之法耳若過此道人效其製當更佳也

髯參軍傳

徐 瑤 天 璧

蔣翁性好酒家貧無所得酒輒過余索飲聞說少時所見聞事多新奇可喜而髯參軍尤奇作髯參軍傳

明思宗時。公子某不著其姓氏。云公子之子。與蔣翁友。因悉公子。遇髯參軍事。先是公子奔走某相國門。從京師。持三千金歸。道遇一僧。狀猙獰。所肩行李。鐵扁拐。光黑甚重。伺公子信宿。公子初弗介意也。會抵一旅舍。公子先驅入。止右廂。僧繼至。就右廂炕上卧。旅舍主人密呼公子告曰。客必從京師來。囊中必有金。不則若奚俱至。公子始心動。倉皇失措。主人勸公子勿戀金。飲酒坐甫定。忽一虬髯。身長八尺餘。腰大十圍。鬚盡赤。激張如蝟。即座上擲弓刀。呼酒食甚急。叱叱作雷聲。公子益驚怖。股栗欲仆。髯微顧曰。君神色俱殊。度有急。盡言之。公子屏息若瘖。主人乃為述持金遇僧狀。髯曰。僧今安在。則指右廂臥炕上者。顧公子無動。直提刀排闥入。罵曰。鈍賊。胡不捨糞道上而行劫耶。因弄其鐵扁拐。屈之成環。擲炕上曰。若直此。聽若取客金。不直則亟引項就刃。僧僵卧不動良久。始匍匐下地。請死。顧視扁拐成環。泣下。請益哀。髯笑曰。故料若不能直。此聊為若直之去無汚乃。公刃。公子主人皆咋舌。從門外觀。已復趨前。羅拜請姓名。髯笑不答。令俱就寢。旦日。請護公子行。公子大喜。至揚州。謂公子曰。君今但去無患。吾行矣。公子叩頭謝曰。某受客大恩。無以報。願進三百金為壽。且從此抵某家。計四日耳。蓋俱渡江而南。髯笑曰。吾起家行陣。今隻身來。為幕府標官。

設貪金。豈止三百哉。吾憑限迫。不能從。或緣公事過江。則訪君。幸為我具麪十五斤。生彘二口。酒一石。公子不得已。與別居數月。而髯果至。呼公子曰。饑甚。公子亟進麪。生彘酒如前。約髯立飲。至盡。即所佩刀。刺殺生彘。而手自揉麪作餅。且炙。且啖。盡其半。公子曰。參軍酒力可拔山。度舉幾百鈞。髯曰。吾亦不自料。舉幾百鈞。雖然。請試之。乃站庭檻上。而令數十人撞之。屹立不少動。曰。未盡也。復豎二指。中開一寸。以繩繞一匝。數健兒。迸力曳兩頭。倔強如鐵。不能動。半分於是。公子進曰。今天下盜賊蠭起。朝廷亟用兵。以參軍威武殺賊中。原如拉朽耳。今首相某。吾師也。吾馳一紙書。旦夕且掛大將軍印。烏用隸人麾下為髯仰天大笑。徐謂公子曰。君顧某相國門下士耶。吾行矣。論曰。蔣翁所稱髯參軍。殆真竒傑非常之士矣乎。當思宗時。如參軍者。自不乏人。誠得十數輩。為大將。建義旗。進止自如。賊固不足平。乃當日握重兵者。率皆選軟凡庸。退前不前。何無一人類參軍也。即有一二摧鋒陷陣之士。而朝廷之上。顧束縛之。不克以功名終。坐使天下流離輾轉。以至於亡。嗚呼。是誰之過歟。是誰之過歟。

張山來曰。唐鑄萬先生評云。句句為髯寫生。而着眼全在公子相國。此絕頂識力也。此評已盡此文之勝。予不必再措一辭矣。

李白酒傳

毛際可鶴舫

李白酒。江西人。邑里名字無可考。往來江漢三十載。常如五十許人。隨身一瓢。外無長物。每乞牛肉。鹿膏。並捕鼠生啖之。餘納諸敗襖中。盛暑。色味不變。遇紙筆。即書。語無倫次。或雜一二字。如符籙。余間以意測之。始成詩。人與之語。皆不答。某郡丞使人渡江。強邀之署中。留數日。辭出。郡丞與以輕葛文鳥。插花滿頭。徜徉過市。兒童競奪之。輒抱頭匿笑。不子。未幾。葛敝。縷縷風雪中。自若。或曰。李白酒。向為諸生。有聲。屢試不第。有所託而逃。然讀其詩。似深山高衲。不與陽狂玩世者比。終不測其何如人也。余於友人邸舍中。物色得之。為余書扇。相對竟日。卒無他語。

詩附錄

瀑泉古今說。廬台頓向雲。居絕頂來。潭逼五龍時。怒吼勢摧三峽。更喧。脰橫奔。月窟千堆雪。倒瀉銀河萬道雷。鎖斷鷗峰懸白練。遙看珠網掛層臺。

漱灑湖光數頃浮。誰知曲湧萬峰頭。豁開古殿當前月。散作空山不盡流。金壁

影搖冰鏡裏。魚龍深在廣寒秋。一輪直接曹溪路。白浪家風遍大洲。

何年鞭石架長虹。碧落無門却許通。曾是御風人去後。故留鳥道礙虛空。

銀臺金殿影交加。處處晴光映寶華。家業現成歸便得。纔生疑慮隔天涯。
披雲坐月太奢華。旋汲清泉吃苦茶。無事山行空眼底。草鞋跟斷又歸家。
羅列香花百寶臺。臺中泥塑佛如來。重重妙影隨機現。都在衆生心地開。
千崖雨濕松添老。一味秋聲菊轉新。莫謂山中無甲子。素珠粒粒紀時辰。
嶺峻高石寺門橫。面面波光一派清。龍背鑿開羅漢寺。龍鱗幻石梵天城。
張山來曰。昔之異人。隱於屠釣。今之異人。隱於乞乞。自後遇若輩。中有稍異者。便
當物色之。○李白詩。不止於此。今姑擇其尤者錄之。

書鈿閣女子圖章前

周亮工 減齋

鈿閣韓約素。梁千秋之侍姬。慧心女子也。初歸千秋。即能識字。能學阮度曲。兼知琴
嘗見千秋作圖章。初為治石。石經具手。輒瑩如玉。次學篆。已遂能鑄。頗得梁氏傳。然
自憐弱腕。不恒為人作。一章非歷歲月。不能得。性惟喜鑄佳凍。以石之小。遜於凍者。
往輒曰。欲濃鑿山骨耶。生幸不頑。奈何作此惡謔。又不喜作巨章。以巨者往。又曰。百
八珠尚嫌壓腕。兒家詎勝此耶。無已有家公在。然得鈿閣小小章。覺它巨錢。徒障人
雙眸耳。余倩大年。得其三數章。粉影脂香。猶繚繞小篆間。頗珍秘之。何次德得其一

章杜茶邨曾應千秋命為鈿閣題小照鈿閣喜以一章報之今並入譜然終不滿十也優鉢羅花偶一示現足矣夫何憾與鈿閣同時者為王修微楊宛叔柳如是皆以詩稱然實倚所歸名流巨公以取聲聞鈿閣弱女子耳僅工圖章所歸又老寒士無足為重而得鈿閣小小圖章者至今尚寶如散金碎璧則鈿閣亦竟以此傳矣嗟夫一技之微亦足傳人如此哉予舊藏晶玉犀凍諸章恒滿數十函時時翻動惟亡姬某能一一歸原所命他人竟日參差矣後盡歸之他氏在長安作憶圖章詩得效頗相就低崇愜所宜微名空覆斗小篆憶盤螭凍老甜留雪水奇膩染脂紅兒參錯好慧意足人思見鈿閣諸章痛亡姬如初沒也

張山來曰我若為梁千秋止令鈿閣鑄顛倒鴛鴦不復為他篆矣

書王安節王宓草印譜前

周亮工減齋

王安節概其先醉李人久占籍白下與弟宓草者同受教於尊公左車先生左車好寄以凶名之字曰東郭以尸名其弟字曰弟為久之乃改今名字安節幼羸弱壯乃鬚眉如戟負穎異質詩古文詞及制舉業皆能孤行己意避人居西郭外莫愁湖畔罕與人接然四方文酒跌宕之士至金陵者無不多方就見之安節以其詩文之餘

旁及繪事。水石人物花草羽毛之屬。動筆輒有味外之味。曾為余兩作禮塔圖。兩作浴佛圖。狀貌皆奇古。略無近人秀媚之態。真足嘉賞。畫成。輒自題識。予每謂人。安節甫二十餘。分其才藝。便可了。數輩使更十年。世人不說徐青藤矣。圖章直追秦漢人。亦肯為予作。今銓次於後。予友方爾止。一女不輕字人。覓婿於江南。久之。奇。安節遂以女妻之。爾止負一代名。不妄許可。至一見安節。即以女妻之。安節可知矣。苾草亦作印章。古逸無近。今餘習。亦次於後。苾草不亞安節。繪事遂欲與兄並驅。同人咸曰。元方季方。難為兄弟也。安節王母與兩尊人。及安節。皆落地。不任葷。獨苾草微能食。乾饑人稱其為一門佛子云。

張山來曰。安節兄弟三人。皆高士也。予僅識苾草。然阿兄阿弟。亦莫非神交。當不讓端復專得之耳。

書姜次生印章前

周亮工 減齋

姜次生正學。浙蘭谿人。性孤介。然於物無所忤。食餼於邑。甲申後棄去。一縱於酒。酒外惟寄意圖章。得酒輒醉。醉輒鳴烏歌。元人會稽太守詞。又好於長橋上鼓腹歌。眾環聽。生目不見。向人聲乃益高。每醉輒歌。歌文必會稽太守詞。不屑他調也。方邵村

侍御為麗水令。生來見謂侍御曰。公嗜圖章。我製固佳。願為公製數章。正學生平。不知干謁。但嗜飲耳。公醉。我。我為公製印。公意得。正學意得矣。侍御乃與飲。醉即歌會稽太守詞。於是侍御得生印最多。侍御署中釀。亦為生罄矣。一夕漏下數十刻。署中盡熟寐。忽剝啄甚。侍御驚起。以為寇且發。不則御史臺霹靂符也。驚起詢。則報曰。姜生見侍御遣人謝曰。夜分矣。請以昧爽。生匆匄曰。事甚急。侍御以生得他傳聞意外也。急趨迎之。執手問故。曰。我適為公成一印。殊自滿志。不及旦。急欲令公見也。事孰有急於此者乎。遂出掌中握視之。侍御乃大笑。復曰。如此印不直一醉耶。於是痛飲。辨明而去。去又於橋上歌會稽太守詞。橋側餅師腐家起。獨早。競來聽之。謂此君起乃更。早遂已醉耶。生意乃快甚。生無妻。無子女。常自言曰。麴蘖吾鄉里。吾印必傳。吾之嗣續也。吾何憂。別侍御返里。年八十卒。辛亥秋。侍御以生所為印示余。予入之譜。復蘖括樓岡太史述生事錄之於前。侍御曰。每展玩生印。覺酒氣拂拂從石間出。生歌會稽太守詞聲。猶恍惚吾耳根目際也。

張山來曰。僕不識姜君。然讀此傳時。亦覺耳中如聽歌會稽太守詞。酒氣拂拂從歌聲中出也。